宣祖朝 中二

輯要 六

共二十

朝野輯要卷之八

宣祖大王中

甲申 惀忘記沈喜壽言辭詭怪予於李珥身後別無異待之事乃曰待之之道生死有異至於庶孽許通李珥豈預知其身之早死而爲其孽子爲之所耶今其言也人必以其子之故設此納粟之法也陰托外人之說而實作其所爲也至以夢見竄謫之臣形諸吟詠隱然書入無非陰術也政院啓沈喜壽平日景慕李珥而身死妻孥無依庶希另施恩數言語輕率少無他意令領相啓李珥其愛君憂國未得設施誠爲矜惻似有追贈之典大臣議皆同答曰予洞知其人官至贊成其品已極死後追贈何關雖不爲可也但其妻子向海州云令一路護送喪柩葬時顧護〇禹性傳癸甲錄曰箴逐中都承旨李友直言叔獻家咀呪事

修撰金權言如此事不可達於筵中也即止叔獻家有灼鼠木人之變其
門客或指爲義叔家所爲或指爲宋應漑家所爲或爲朴謹元家所爲
云又曰翰林金信元方作史草適以事往承旨所還見史草有改置
之跡固已疑之果注書辛應命潛見其中論抹獻一兩段事
也洩言於外欲咎信元云辛乃應時弟信元孝元弟也又曰
翰林薦李忠誠忠誠倡爲上疏與俞大進同功者也都堂薦
日叔獻力薦之座中問何以知之獻曰俞大進以爲可當云
座中莫不竊笑○大憲鄭澈疏請宋應漑等量移上下敎切
責之金宇顒以副學疏作朝論與鄭澈上疏辭職蓋時事將
變澈有不安之心請先 上答曰紛紛鬼說子亦不免況士

大夫我宇顒上疏辞職答曰昨日之批實乃泛論予雖不淑
豈至於目儒臣為鬼耶〇日月録曰盖鄭澈之請放三竄意
在誚停金宇顒之必欲擠陷鄭澈意在立落不然何能做得
百年禍根耶抑君子小人之下不能無判於是矣
憲府論玉非事不允癸甲録曰玉非者慶源官婢也成化年間
有晋州人為業道邊將納慶源妓生女玉非也有同州軍官
姜弼慶陳告上年秋巡察使狀啓以尹承吉為敬差官刷出玉
非子孫厥數甚多事目内子枝為男者并其妻為女者并其
夫其止接者并其主勒還承吉半刷出謊歸金偉為代前後
刷出五百餘人除子孫外或為妻而從夫或為夫而從妻賤

人則称以許接并其主或一女而二夫或以妾而并其主母
士族亦多在其中論以全家〻屬無遺類号哭道路僵死者
多每食必禱于天曰願報金偉云〻諫院啓請明釋并罷金
偉不允右相鄭林塘啓不允領相朴淳知上意不欲違忤故
不言鄭澈亦與淳同故不言延日鄭朴事類此後命釋玉非
子孫許接人等勿令入居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救朴淳
鄭澈李山甫朴漸等且論鄭汝立尊事李珥而首爲背叛並及
盧守愼柳成龍等過失且請肴三竄　上傳于政院曰此疏
詭怪莫測蓋予所謂賢者李珥成渾也柳成龍亦君子也豈
有學識如彼而爲巨奸之理乎然汝立通李珥書云〻益之

言似有據實政院以今無可據回啓　答曰其疏辭可疑汝立事尤可疑李珥雖賢焉有聖人之理乎汝立謂之聖人又指禮判為巨奸汝立天地間一妖物甚可怪也益之設心陰不可測也　日月錄曰蓋時人追咎李珥殊甚　上意亦不無左右於是汝立等藪附時論皆以攻珥為事業徐益痛之上疏其疏有曰汝立本珥門下士也汝立指庭中柿子曰孔子是盡熟的柿子栗谷是半熟的柿子半熟者其不為盡熟乎栗谷真聖人也又曰邊士貞天下士也救三賢一章當萬世不朽矣又通于珥書曰三竄雖竄巨奸尚在他日之憂有甚於今日不可救也前亦汝立今亦汝立安得親賣李珥而

不知恥也云云時司諫李孝中正言宋言愼等劄論益以臣奸猜成就本非汝立書中語而盖托爲人言云狎敵納金權啓以其書臣目覩之 上於經筵問曰汝立通珥書鄕等或有見聞乎李德馨曰李貴常以此書示臣臣見之矣金弘敏曰李貴常誦之臣亦聞之矣 上曰然則汝立反覆無狀也李景震疏汝立筵中詆斥臣叔父珥不勝驚怪臣於家書得汝立所遺叔書云云此乃癸未九月書也 答曰汝立所爲不近人情予以爲或出流言後聞之果非虛誣已敎反覆無狀也○時栗谷卒已踰年謹元應漑篈猶在謫領相盧思愼曰三臣既竄物以爲過願賜寬宥上顧大憲具鳳齡曰三臣言

珥臣奸珥果臣奸乎鳳岭曰珥雖不爲奸固輕平人也使之
爲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愼曰珥喜人佞己至於
文章亦不致力雜以俚語矣未幾三竄蒙放○時議論日激
始聞 上意爲窮源之論兩司啓沈義謙前日朝廷政令官
壼舉措無不指揮方居父喪覘爲起復假稱內旨毒殺弟妻
云云 上命舉黨人以聞乃啓義謙與朴淳鄭澈金繼輝尹
斗壽李海壽辛應時洪聖民具鳳岭朴應男朴漸等濁亂朝
廷至如成渾李珥亦受籠絡携貳不靖請正其罪云云時大
憲李拭執義李由仁掌令韓顒洪仁憲持平沈岱李時彥司
諫李養中獻納鄭淑男正言趙仁得宋言愼也李潑在鄉退

到以洪聖民具鳳齡追啓○日月錄曰潑素遊珥渾之門且負時望後叛去至是免喪赴召卽爲如此之論○命罷泥義論戰傳曰亦從末減以示曲全之意下吏曹列書諸臣名以爲黨人

丙戌時公州敎授趙憲疏陳牛栗被誣又斥時人誤國累萬言疏入七日留中不下攻憲者以爲憲疏不過人囑而借手於其黨也後數日憲又上疏極言　上乃答曰爾之封章久矣予未暇披閱汝歸任所留待未幾傳曰因求言再陳疏誠用嘉焉於是兩司紛紜辭避上皆不答副學丁允福劄論憲答曰多無窮之口舌爭無益之是非不如反己而自省仍傳

于政院曰昨夜三更忽聞中官振鈴求衣而起自念夜深門
鎖安得有奏事非有警急必是邊報趣左右出而應之乃一
紙浪說也此非丙夜花鳥皆眠之時可上之事也玉堂雖悉
於進言不揆事體政院所當取其緩急姑待明朝而上夫誰
曰不可今乃昏迷顛倒於驚夢之餘唯玉堂傳令是趣此果
穩當乎○重峰疏畧徹有献可之明珥致君賓之疑初忤金
孝元則并其姻家金繼輝同謂西人重忤李潑則并其執友
安敏學指爲攻東未言許篈之惡則擧國喧囂并指珥渾爲
西師渾之行已一唯正直好善之量無遠近彼此也珥之秉
銓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已有之柳成龍金應南李潑之徒

何嘗不入於清望哉由其洞見肺腑一薦不㞢則生謀所遂
死加醜詆識珥之面而俱忠於外知渾之心者一巖在野溥之
勲舊見巖邪居澈之剛直只以唾濺面之故俾餓于中野丁
謂懷慙必逐冠準漢無汲黯孰制淮南至如成允諧當代逸
民感慨病死韓脩閔純俱以老成坐枯邪烟李俊民安自裕
之倜儻奇偉杜門私第金繼輝之清直忠戇生巖崇班死加
惡名具鳳岭之廉公有威亦以沈黨至於擯死洪聖民之植
立不阿而辛應時之亡一撓相弔則黜之於外李山甫之忠
信可仗一言即退尹根壽朴漸之守正不撓目以邦朋李海
壽白惟咸直節清名俱有父風而壽識珥之深不聽宇顒横

議咸信渾之萬不從惟讓浮沉則駁以濁亂又如辛應命之
出判寧邊柳拱辰之出爲評事李恒福金州金瑞生洪獜祥
尹暹之徒一薮賢珥是渾之口則無不排擯楊士奇淸謹碩
忠再奪通政尹箕少知君父之恩一廢言路李民覺治民有
聲陰囑顯駁并沒李瑀之善安敏學事親奉先人所難能河
洛讜論父稽政院并以不孝反彈之徐益奉使六鎮爲公事
之問諄諄夢語如見塞外山川以比尨悼珥之疏論柳成龍
鄭汝立言似不中窠不欺寸心于君父并其吏才而廢之金
千鎰李恒之門人也行已治民不負所學囑臺官而沮之李
義楗李希參邊士貞鄭雲龍之徒無不與珥而尋常寄中家

翼術學邃經明足蓋父愆山海惟讓憎其議已歷陰嗾諸官
枉法還賊幾死杖下嗚呼一頭之亡百物失所矣赤芾金章
不顧詩人之刺燦燦衣服遍加東人之子又曰字顯夢鶴之
靜言庸違仁元鋕暗之移往于西除瀓浩汝立起莘之膂弓
射師應溉雁洞之文濟其惡潑之無識已矣云云字顯三經
掃地盡矣云云又曰臣戭之當爲人才所養之具有四不備
云云〇重峯又疏論宋雁溉葬父母用隧道云云宋雁洞疏
下
丁亥時儒生李貴趙光玹等疏下栗谷牛溪被誣狀疏入二
十有六日 上教曰甬疏有厚薄好進之徒出入義論之門

曉夕相逐奴顏婢膝之輩延佈鑽入不爲不多又曰前日趙
附義讓之徒一時納款於東人倒戈攻擊云爾可惡數以對
招趙光玹李貴問啓時光玹已下去海州而李貴到政院索
紙筆時政院皆東人以禿筆給之殆難成字院吏暗援一筆
貴書以對曰浮薄好進者白惟讓盧植宋言慎李好閔盧稷
此輩若欲歷指則豈止數輩乎前日締結義讓之之失勢後反
攻者朴謹元宋應漑尹毅中也李山海贈義讓詩落下春來
重見札山溪月黑慣相迎所謂曉夕相逐者也所謂奴顏婢
膝者鄭熙績也云云李山海李潑等疏斥又玉堂劄斥李貴
以口舌爭下云云若曰萬等雖如是直言將四面而起其能

一、沮遏守李貴前後三上疏卞誣
戊子春正月前縣監趙憲疏論盧守慎鄭惟吉柳㙉李山海
權克礼金應南黨比病国又言朴淳鄭澈宜建宣召又言宋
翼弼徐起俱有將帥才又請絕倭使云云時倭纂弑其王故
也上教曰趙憲妖人也此疏已焚之矣府啓請憲削版荅
曰但當置之而已○先是丙戌倣中朝學制別設界首都督
官以專教養之責以趙憲差赴公州五月趙憲以公州提督
又疏畧舉賢魚肉先王寵第無杞被刑人不敢容喙則李鐸
聽朴淳之言擊逐豺狼當此之時山海惶蹙股栗不敢秉筆
路人走卒昭知朴淳之不為身謀而乃以欲托于戚里醜詆

之宋獜壽之賢東國之寶其死之日祺壽不廢仕進曰為國
賊當絶屬籍何服之有後為獜壽墓誌盛其賢揚尹任之妻
為厥賜婢奴裸且使親納紡績奸贓顯著人所不齒故朴淳
李珥方生清論之日祺壽為冢宰而不敢供職厥子尤惡家
以清議為仇敵為誣珥之疏并及於淳澈當初角立之時李
幾譏鄭澈曰公何不絶義謙澈曰義謙事親愛入豈至如汝
叔尹毅中之殺兄子而奪宗乎此澈之峭直重見忤於李尹
云云 又曰珥死淳遜之後天光夜晦星辰不明今已四年矣
戊午殺戮大風雨晝晦己卯之禍淫虹繞日天厭小人震怒
如響又曰柳拱辰入玉堂則出為評事任鎵為教官則成穠

顯示陰惡即使杜門屏後公論猶不泯明知讒諂汝立反道
欺明之罪則安邵申應縣尹耆獻俞大建率勵七十同志上
章言之則柳塤馳書俞泓禁厥于盧植書戒尹自新以後禍
故耆獻大建不敢出於儒列諸生空會而罷此軍務開聖人
之四門壅遏河洛之流三益刑劭之諱李斯焚坑之漸也讒
諂網打之害已空一國而山海畏其氣焰終妨患失雁南惟
讓以為賢則雖悖德之人進之以為邪則雖竭忠之人斥之
也又曰楊士奇已死徐益又云危可以可當一面者無不凋
零不肯為陰雨之備又曰山海之徒以讒諂謂有風力可制
淳澈泯之用之嗚呼賈似道忌臺諫言事遠用易制者為之

此輩之弄　殿下国何異於搊道哉守愼乙巳餘人也非不欲保其晩節而惑於成龍之說疲中年見識而徘細待盡推吉先鄕之孫也初豈欲自沫者乎拗於成渾之駁陽爲兩可之論曾是以爲大臣乎嗚呼政府非養病之坊臺閣非畜奸之地先王付托不可回此輩而邊之忽也云云監司托以疏中多違格不受六月又疏言斥倭偉進忠良開言路達幽隱又曰楊琥有言曰請以臣疏藏之宗廟臣疏憂國視楊琥自謂無異云云監司又不受七月又疏師友被誣之故妄達于前秋幸蒙　聖王優容而當路治臣不遺餘力居停主人并被含臣之責遂使都城之人聞臣至閉門而不納不待趙高

而壅蔽之禍垂成臣之献言之路只有監司轉啓之規而監
司謂非延日格例謂臣去之日月易遯時事屢變繕寫之豹
桐華方蔆遲回之際梧葉作飄云并前疏呈于監司又不受
八月又疏又不受九月又疏并前四疏送于監司略曰竊位
循利之徒陰令守臣沮臣献疏守愼山海謂臣可諷諭而不
可則陰令其徒内沮外楷其爲身計得矣其如　殿下国勢
何哉　聖主若用臣言而天不開霽日星無光則臣請延頸
待誅以謝妄言之罪云〻監司終不受
己丑夏四月前提督趙憲持斧伏闕上疏極言朝廷得失略
曰土崩瓦觧勢在頃刻未知驅何民以禦賊轉何粟以餉軍

乎山鳴河赤地已告凶虹貫星孛天無遺災仰天察人必將
有莫大之患民散之故弊瘼非一力役之煩與也貢賦之苛
急也刑獄之煩冤也仍歷擧三者之弊仍陳自強之策云〻
又論金貴榮白惟讓鄭彥信鄭彥智金應南尹卓然李誠中李
克禮任國老李認金仁後柳塽等貪汚濁乱之罪又曰山海
爲相不念國事只懷汲引之私成龍陰主邪說以致明主之
孤立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臣謹服禹倬白衣束藁持斧
候死于闕門之外云〻兩司啓趙憲天地間一鬼蜮許多陳
疏搆揑士類律之以法當加之極刑答曰雖竄殛似無益置
之而已兩司論至旬日不從玉堂又劄極論兩司論之閱月

上遂依啓配吉州 日月錄曰先輩相傳李文成當銓不以憲
授諫責蓋出范希文不許石介臺職之意也梅福不以言之
不用而嚮其忠朱雲不以大臣之不可撓而遜其言也若憲
者可謂兼之而又有過焉及斥和之疏出而明見諒節又出
於李伯紀張德源之上矣何待錦山之節而知其人哉然而
文成之斬於諫職出於量其器而長才德也真所謂陶句手
段矣抑人之所禀有長短之不同科者耶
是年領相朴淳卒自癸未兩司連啓罷職者曰近甫三司之
論以交結義謙爲赤幟夫義謙誠奸人也然以義謙爲穽於
国中凡名臣賢士之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雖論之十年

豈有可從之理乎連為停閣朴淳退啟永平村舍丙戌上疏
辭職　上優批不許淳初在江村　上遣中使宣醞淳即席
賦一絕荅恩無路寸心違收拾殘骸返野扉一點終南看更
遠雨風吹淚薜蘿衣　上見其詩知決啟乃下旨屢召皆辭
至是卒
朴淳字和叔号思菴徐花潭門人訥齋祥弟六峯祐子也
領相典文　明宗乙丑為大諫慨然曰劾冀斬憲吾責也
論大憲李鐸同劾罷黜元衡○天使歐希稷奉詔來公以
禮判儐接姿容清雅卒礼無愆詔使心服及見公詩驚曰
宋人物唐詩調也○壬申以右相進賀朝京華士素聞公

名沿路索題者甚衆故事外国進奏者由狹門入公争曰若陪臣則既聞命矣若表文則奏御至尊宜由狹入礼部許入正門遂爲定式○乙亥以左相辭遞盖公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指爲沈黨是年大諫許曄劾公援殺主獄失宜請推公乃謝病自是士林益疑孝元欲攻公以孤義謙之勢物情甚非之公謝病免○己卯公復入相癸未三司劾朴淳與李珥黨比條列十罪請罷不允 上曰朴淳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公既退卜築于永平白雲山下一馬一童放迹山水己丑朝起咏詩忽倚枕呻吟謂夫人曰我其逝矣倏爾而化年六十七矣天雨雷鳴白氣漫天

光芒燭地山泯望之驚訝朝而蹤跡則公果卒矣○退溪
嘗稱與朴某對烱如一條清氷奇高峰言剖析義理明辨
剴切吾所未及云晩與牛栗兩先生爲莫逆友癸未搢起
論者謂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渾是珥珥是渾終始三人負
異而心一　上曰善類相從何傷於道○公疾文體浮薄
爲大提學欲變陋習文章則以班馬韓柳李杜爲本道學
則以小學心經近思錄爲階梯○菊堂俳語曰朴思庵爲
大提學人望不協朴嘗有詩石逕蛩音宿鳥知時人語宿鳥
亦能欺世目今之典文者較於朴又不啻天淵　孝廟朝
大提學圈点時有一武官曰吾名亦恐在薦中聞者笑之

是年十月前修撰鄭汝立謀叛伏誅錄平亂功臣朴忠侃等二十五人是月初二日海伯韓準密狀入來乃戴寧倅朴忠侃告汝立叛狀也分遣禁都發捕汝立云命殺其黨邊記仍自殺輒其屍以來磔之并其子玉男其黨邊崇福池涵斗等拿來誅之〇十一月初三日生員梁千會疏畧曰臣家在湖南詳知賊情李潑兄弟往來南中與之相結時李潑成渾負重望潑洁相與出入其門珥沒之後汝立首爲倒戈潑等改頭換面爲陷賢之計又曰原其賊之所以至此當路之臣締结交通汝立雖在外遥執朝柄养成今日所從來遠矣陰嗾銓官使叅海西佐幕之任以爲起事之計朝臣隨其術中承

望風旨如恐不及又曰推鞫之官無問不實蓋其逆賊出於
私黨之中恐端緒或露累及流輩不自知歸於黨逆之科也
今逆賊之結爲腹心如李濈李浩白惟讓親密如鄭彥智鄭
彥信者不爲不多猶且伴食中書出入經幄是王法不行於
貴近也又曰趙憲屢上封章摩折貴近得罪投荒宜亟召還
以賞忠言云日月錄曰若此疏出於逆賊未露之前可與趙
憲相叅而當獄事方張遽發奇中密告之言又從以自質曰
詳知賊情此旣非君子之所爲規而自爲身謀亦甚妄矣抑
天禍士林生此怪鬼輩啓日後翻覆之害耶○禮郎白惟咸
疏言李濈金宇顒李浩輩偏黨護私金憑營救逆賊于公朝

云、　答曰汝白仁傑之子也白卿有後矣予將用汝此輩
情狀予盡得之矣○兩司劾右相鄭彥信吏叅鄭彥智與逆
賊親厚請罷　允之○鄭澈拜右相成渾拜吏叅白惟咸拜獻
納崔滉拜大憲○親鞫鄭彥信鄭彥智洪宗祿鄭昌衍李瀣
等以出於汝立之侄鄭緝之招也彥智洪宗祿李瀣并遠竄
彥信中道付處昌衍放送白惟讓李洁亦遠竄○傳曰觀其
書札朝廷之事無不潛通其情狀至此極矣金宇顒六鎭定
配○兩司啓曰鄭彥信當其變作之初榻前面對之時已有
營護逆賊之意及推鞫之時亦有從姺眩亂之迹至以推治
元老爲言欲使獄事稽緩請命遠竄任國老附會彥信多有

營護逆賊之逆獄事踈漏皆由此人豈可止於削奪請門黜
并從之○備忘記曰自変作之日右相所為未便治獄踈漏
守固已疑訝千金疏亦已晩矣又下封書于政院曰悠悠時
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而尚可謂之不親厚不通書辭
耶身為大臣乃敢面瞞予不勝痛憤○右相鄭澈啓曰朝臣
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立乎
○献納白惟咸啓洪汝諄為人陰險其包蔵技害之狀棄朝
著間一賊請罷職傳于左相李山海曰汝立交結之人論之
誠是矣近日氣像似有波及之漸使之裁抑持平黄赤避嫌
啓曰自 上下敎欲鎮定之意至矣今者逆賊遽出於一時

所謂名流其平昔締結推奬助其聲勢釀成此変者揆以王法自有其罪不得不隨罪按劾臣具由通問大司憲崔煜則荅語不遜臣決難冒添　荅曰崔煜之意斯爲得体汝何敢如是若然則安生事勿辭退待大憲崔煜掌令尹暹沈喜壽持平申礏皆避嫌蓋恭欲駁洪汝淳而滉不從也執義成泳啓請崔煜黄恭并出仕　荅曰黄恭遞差恭之言不過數行其心已露安得不遞○吏叅成渾入京上疏待罪曰賊臣汝立自十餘年前訪臣講問臣皆酬酢至甲申而止今聞臣僚一有通書而斷絶者臣則又甚焉者也云云時申應榘吳允謙適在牛溪講學申曰先生異於他人出處當此際不可入

京呉曰逆变出於縉紳王石難下若先生不赴召則誰肯調
鎮且鄭相連書催曰既無叔獻兄若不来則自我恐難擔當
云〻牛溪之出蓋慮鄭相獨立有踈誤之患云日月録曰日
後無窮之訾謗未必不由於此関乎時運非人謀之所可為
者耶○時吏判李陽元辭職蓋欲立黄都望陽元所擬也○
柳成龍為吏判○樂安校生宣弘福有與賊通書之跡拿鞫
處死弘福招引潑等潑洁惟讓并拿并死杖下弘福招李震
吉得識書於柳德粹處德粹訊斃○鄭介清與逆賊遊山之
說傳播道内臺啓拿鞫受刑定配北道○憲府啓前司畜崔
永慶與逆賊交契甚密鄭彦信通書中所謂孝元亦指此人

則其忝謀可知請削奪三階不允諫院亦發論正言黃慎曰
舉世不可以飛語罪人況永慶負重名於一道以曖昧之言
罪之則必失一世人心司諫柳根從其言議遂寢初王男招
曰謀主吉三峯也朴延齡朴文章招曰三峯非吉姓乃崔三
峯云〻至庚寅全監洪汝諄狀啓曰吉三峯乃崔永慶云遂
拿鞫蒙放因臺啓再鞫竟死獄中○院啓柳夢井爲逆賊搆
書院請削職傳曰夢井若止削職則逍遙一閑人使之高臥
失刑大矣委官請鞫奪職啓傳曰自彥信以大臣欺罔今夢
井與賊締結之狀昭著於簡札中乃敢以萬無納招肆然欺
罔極爲痛心姑勿加刑仍囚○全羅都事書大中在寶城聞

汝立夜泣別所眄妓於是大中爲賊溺泣之說大播諫院啓
拿刑訊以詩呈于省吐曰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
悲崔滉欲達之委官沈守慶曰臨死亂言何足上達大中仍
杖斃後滉竟以詩達之 上震怒拿致其妻子女弟侄禁府
啓大中奴事李潑白惟讓恒言李珥成渾可殺與逆賊甚密
逆賊自死之後溺泣行素然比諸伏誅賊似有間備忘記庇
護逆賊按律施行論以逆律戮大中屍
鄭汝立其父希曾世居全州南門外汝立聚于金溝縣因居
汝立孕時其父夢鄭仲夫生時亦如之故舊來賀其父無
喜色年七八與群兒戲剉鵲雛從嘴至趾其父問誰所爲

婢告之是夜汝立刃剚其兒腹謂衆曰渠敢以吾過告之
故殺之及登第棄官歸讀書名重一道至以竹島先生稱
之性凶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隣有士族女早寡財饒汝
立誣以戶下接強盜言于官因其奴僕乘夜強淫以爲妾
識者嗤鄙以其氣魄壯盛議論風生開口則滿坐稱美雖
知其非不敢爭卞其言曰司馬以魏紀年真是直筆天下
公物豈有定主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臨死一時之言非
聖賢通論也柳下惠何事非君非聖之和乎孟子勸齊梁
行王道非聖之亞乎弟子趙惟直等曰吾先生此等論宗
古今先儒未嘗言者也汝立與全州隣邑武士作契名大

同每月習射曰六藝不可廢也丁亥倭变全尹南彦經請
汝立計事一号令軍衆皆大同契人賊退散軍令曰他日
有变一時来到軍簿汝立自持去初民間皆云鷄龍山開
泰寺新基鄭氏所都云汝立與僧義衍道潛等歷覧九月
諸山到鷄竜山題詩曰躍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代已開
亨運何難致太平先是有木子亡奠邑興之謡汝立以六
字刻玉令義衍置智理山石窟中托以遊賞得之又有謡曰
桑生馬鬣家主爲王汝立於後園剮桑填馬鬣日久皮合
招隣人見戒勿出口而削之池溢斗本名景溢京人謡奸
至親变名而来義衍自称遼人望氣而来全州南門外王

氣之說傳播道內云至是海伯密啓乃載寧倅朴忠侃信
川倅韓應寅安岳倅李軸 上變而同黨趙球密告也 上
大驚命招三公入侍李震吉汝立甥也以翰林入侍 上
即命下禁府震吉與汝立書有主昏日甚之語坐死宣傳
官馳到全州汝立與其子玉男同黨邊汜朴延齡子春龍
匿於鎭安竹島官軍圍住汝立等環坐巖谷汝立先以刀
斫邊汜死又斫玉男及春龍不死仍以劍柄揷地自就刃
上割頸群如牛乳死載尸來百官序立斬之玉男延齡春
龍等就服磔死溢斗義衍等皆伏誅玉男生而俊秀重瞳
肉肩有痣如日月狀汝立逆謀萌於此玉男供時曰吉三

峯多力如盘之石以手攻破云問郎李恒福不能書玉男
曰何不以如盘之石拳叩即破書之云又溢斗挌矣身拳
叩盘石四散如雹云○初南師古曰己丑冬間湖南居曾
經侍從火馬生人鄭姓謀逆搢紳多連累云汝立丙午生
也○宣廟癸未栗谷以吏判啓曰鄭汝立文學有才但有
凌厲病耳汝立見栗谷為世推重遂傾身事之執弟子礼
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語栗谷既卒
時議漸変諂附李潑　上嘗問李珥何如人汝立極言其
短　上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也汝立怒目而退○初汝
立新負朝望人爭趨赴羅級曰曾見其眸子必大奸終不

相見○重峰嘗論汝立比之羿浞及汝立逆誅重峰以有
先見之明放謫歸皆曰先見之明不可及重峰曰我非先
見耳汝立嘗於榻前有不好底氣色　上曰汝立多氣不
可近汝立熟視久之無惶悚色退徙階又瞪目回視此非
逆耶顧諸公特未之察耳○上問大臣曰汝立凶逆無一
人知之知人之難如是乎柳成龍曰汝立遙執朝柄言其
過則大禍立至故李敬中駁之其時臺反駁敬中沉滯而死
矣　上命削其時臺鄭仁弘朴光玉追贈故執義李敬中
職日月錄趙憲先見過於敬中成龍此不俱論非君子乎
心之道矣○羅州兵希吉以汝立文書有絶交書特命除

戢○泰仁金大立溪邊搆小亭汝立刱書院于相望之地
大立卽撤其亭曰相居密邇則不得不相從也忝奉白光
勳子振南年少英秀汝立愛之欲留爲學光勳辭以道遠
卒歸家汝立欲交武人白光彥〻拒不從○初學徒到處
誇張曰吾先生云〻而惟李廷鸞吳命吉等以爲不吉之
人或有毀家而避者古阜韓璟負笈至其家卽逃飲不食
曰不久大事出矣與趙惟直韓佩等坐死○畸翁漫筆曰
天然南中僧也身長八尺膂力過人早從高峰學易年八
十嘗言平日受知於朴相思庵常在永平庄己丑汝立送
人馬且寄綈袍卽着袍跨馬而行一日程夜忽念舍旧從

新非義也即捲還其袍杖錫還永庄是冬汝立叛始知其
請意有所在思之寒栗云
李潑字景涵号東岩副學仲虎子官大諫己丑罪死 仁
廟朝復官潑先代十世連擢科潑聯疊紅紙作屏每祀事
設之潑好藏否人物久在銓曹進退人才為己任文學辞
名宰後輩之領袖矣癸未以後便作邪論之宗主乙酉列
數兩賢書名天府則黨碑學禁之舉潑身自為之耳○鄭
松江醉後多短時輩一日與潑乘醉詬交道遂絶松江極
言潑之心不可信栗谷曰景涵識見不明其心則良善矣
松江搖首曰未也〻○日月錄曰李洁自海南來路訪汝

立〻以酒書盘面露叛謀洁大驚疾入京時潑亦將上來故待其來欲上疏夜不能寐才二日趙緑先上疏辭連洁潑并死洁号南溪○曽西集曰汝立謀叛事蔓李山海鄭彦信等秉句李潑白惟讓等主論變上踰月專欲營護梁千會等始上疏又白惟咸疏論潑等賊侄鄭緝招辭引潑洁 上乃鞫寬宣弘福招又引潑洁 上大怒再鞫并死杖下○青野漫輯曰初潑洁皆被拿潑與李廷鸞同在一間謂曰此賊人所易知吾則不然君有佩刀扶吾目又曰君既與賊為仇必無死理吾則死矣握手相泣數日廷鸞蒙放潑賴松江救受刑配北道過安敏學謂曰敢語李涵

吾負李涵多矣李涵不負吾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失聲
痛哭未至配又出弘福招拜拿謂蘩希曰吾悔不用趙憲
之言盖重峰常戒不絶汝立必有大禍故也潑以血書裾
曰妾交逆賊禍及老母南望痛哭地黑天蒼死杖下時洁
未及加刑松江謂李山海柳成龍曰景涵已矣洁亦不可
救字柳不答李起出松江獨啓　上怒曰此必鄭澈所爲
山海必不如是洁竟死杖下潑母尹氏年八十二謫源八
九歲亦皆被囚松江終始引法拘留獄中庚寅成龍爲委
官訊尹氏加壓膝尹氏但曰痛哭〻〻子既與賊親死固
宜矣若謂同謀則曖昧〻〻設使同謀此老身何以知之

遂與諸孫皆不服而死洁知賊情不即告使一家無遺類
洁之無識死不足惜潑之孝友至於此天也趙重峰嘗與
潑爲友升堂拜其母及潑誣搆秉谷遂絕交及潑母被逮
重峰伏路謁之以毛衣餉之曰日寒如此願備行資哭而
送之人服其義○金相應南子命龍洪判書可臣子啓等
皆娶李洁女洁栲死洪疏請離婚命龍亦上書請離婚畏
其禍及也時金相赴京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救命龍爲之
故士論不咎金相而多爲洪惜之申應漑與潑弟汲相厚
汲早死申在任實任所潑母謫在近邑申傾儲救之京中
朋知大加譏申曰潑洁惡已著而汲交未斷吾之所以周

潑毋也牛溪稱善云
白惟讓白仁傑之姪也己丑獄惟讓與汝立書多不道之
語有曰此人猜忌狼愎又曰此人少人君之量自 上抹
去其甚者下鞫廳命斷以逆律鄭澈曰惟讓雖無狀豈復
爲汝立乎 上大怒敎以大臣專權惟讓與子振民同死
杖下振民招曰父既不知子何知之覆巢之下寧有完卵
初振民與其徒十餘人於夜初聚謀曰海西地多李珥弟
子必此輩誣告也鄭修挨朝夕入來〻則吾輩當抗章訟
寃擬以柳永謹爲疏頭及聞汝立自殺皆駭散○涪溪記
聞曰白惟咸與從兄惟讓論議不同己丑惟讓與三子駢

首就戮惟咸陽〻自得不一言以救後戊戌以丁應泰接
伴下獄竄邉人以為天道有知又曰惟咸與金憑有隙憑
素風眩觸風淚滴汝立之戮尸也憑虖立適日寒淚流惟
咸以為哀泣搆之刑死朝野側目辛卯 天意大悟惟咸
竄

柳夢井

金字顯字肅夫号東岡七峰希參子㝛南冥壻也

鄭彥信字立之號懶庵竄死後伸○與濛山海營護汝立時汝立文書有癸未文列數君上言極凶悖 上震怒凡黨比汝立者幷坐彥信陰囑宣傳收汝立文書時盡去自家兄弟書札至於登對以一不通問爲對其陳自鳴之疏乃其子慄之作也因此彥信大被重典慄也自盡時辭連逆賊聯首就獄鄭彥智祝手曰左相旣出吾輩生矣彥信加刑命下之日松江將啓請伸解領相不荅右相亦推於松江〻〻啓草未成領相李山海起入歇所問郎以啓草入稟領相看過無黑白入啓之際承傳色下來大臣以下例起立首相讀啓後傳于承傳〻〻已到領相尚在歇所寢

後出來問郎以啓草進于領相〻〻驚曰此啓何事耶左
右視而後傳之人莫不駭愕云○彦信與子慄協二人被
鞫彦信賜死命下廷中無一言松江再啓減死竄北道弟
彦智以吏判杖竄○李貴嘗欲學於汝立爲書使協先通
協裂書投地曰君欲學〻於我也蓋知其無狀故也李貴
以此奔走救協後松江安置江界彦信遣子協勞問致謝
及彦信死協溺於時議以怨報德無所不至○庚寅因全
州梁洞疏傳曰彦信欲斬告者之說今始聞之命各鞫
大臣禁堂問之金貴榮稱以耳聾李準稱以生疎李山海稱以日久
不記俞泓洪聖民皆稱聞之洪聖民啓曰彦信再三倡說則山海

曰右相之言是矣坐中有言不可者事遂寢山海啓曰不得明記病餘昏忘矣 上以聖民之啓侵山海荅曰人言之或右或左不是異事

鄭介清本名惟清號困齋全州鄉吏之子也嘗著東漢節義論其措語近於排擯一道多士皆攻斥之己丑獄以丁巖壽疏及臺啓被鞫介清供與汝立雖同在一道一不見面乙酉以校正郎始見面云云節義之説著其節義清談之弊而已東漢之士大義根於心則誠可尚而不務義理非許朝廷徒知節義之名不務節義之實其弊至於矯虘浮誕臣之所論有意於培節義而反以爲排節義云云

上下介清與汝立書曰見道高明雖兄一人所謂道者何道也校正時一見前後無相通之說無乃欺罔乎仍命詞臣將介清箸說逐条下破榜示列邑刑配北道再出賊僧性熙拍命拿而介清已死於謫中矣○介清嘗守沈義謙務安農舍以資生又棄妻爲僧以風水周流至寶城長髮改名交嫁安門婢銀伊居戶下欲學於奇高峯〻〻曰見其容皃決不可近也介清漸憤上京因義謙見思庵〻〻留款愛之十餘年薦爲齋郎及思庵失勢介清反附李山海秉銓除谷城思庵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恠也沙溪亦知其無狀松江嘗謂介清不測之

人及推問排節義也介清曰此朱子之說也松江屬拜曰
朱子〻〻汝何知〻〻於師背德忘恩乎介清垂頭不復
言後松江毎曰介清未叛之汝立〻〻已叛之介清也○
西崖請伸雪啓曰介清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行術偶因
一篇之箸至於滅身云〻南方人爲介清立祠○ 孝宗
朝同春白毀其祠○戊戌應敎李端相䟽曰介清癸亥伸
雪只伸其非預逆也其背師反覆親密逆魁有難自掩又
曰臣亡師金長生適與介清坐問曰不知朴淳否若以其
家書毋多故欲考文字往來云其心迹之無狀如此云〻
己亥前叅議尹善道䟽曰介清七世祖夢松麗末同正世

為顯官謂之官屬不亦冤乎又曰李端相與宋浚吉搆誣
介清講之熟矣蓋介清之貽書於汝立實在汝立凶謀未
露之前有何罪也李甯瞻之爲小人〻皆知之李端相之
父明漢贈詩曰文星今無德星俱千里湖山真不孤想得
關西新樂譜一時爭唱鳳將雛蓋指甯瞻父子而言也人
或以此詩罪明漢而臣則以爲不然當時在朝之臣皆不
能與甯瞻相絕豈獨以此罪明漢乎何於介清之冤旣雪
之後拈出介清在汝立逆謀未見之前書以爲介清罪乎云〻
呈政院十度以 上候未緣還出給○ 肅廟乙卯湖南
幼學羅績等疏下介清其時委官鄭澈乘時逞憾終至刑

竄癸亥反正後蒙伸雪建祠矣丁酉故判書宋浚吉請毁
祠噫噫甚矣丙辰吏叅李袤疏曰介清門生上章請復毁
院特命施行云云湖南儒生吳相玉等請書院復設事
答曰宋浚吉生妬賢之計使妥灵之地不得香火心慨歎
矣右相許穆曰介清學問純正嘗言鄭澈小人情態澈深
怒之己丑獄請拿以至竄死其所著愚得錄隨手記十餘
卷 宣廟覽之敎以爲此讀書人也向日祖述鄭澈之人
誣罔天聽毁撤書院云云左相權大運曰此公共之論也
上曰復設書院可也○庚申湖南儒生柳景瑞等請毁介清
僭猥之祠且治吳相玉等欺君之罪領相金壽恒右相閔

罪重曰其院始令撤去者 仁孝兩廟之睿智也建請復設
者賊鏞輩邪論領事金壽興右相李尚眞議同命即毀撤
○許穆記言鄭困齋事曰先生隱居教授行鄉飮酒禮梛
夢井薦其賢爲州訓導校生洪千璟者嘲笑不卒教反造
言誹謗 宣祖時校正經義先生召至京即辭歸後拜主
簿遂爲谷城縣監半年歸時倭將有變 上憂之問可任
將者領相朴淳薦之曰介淸以儒術致名宗有將才朴公
家素多書先生嘗求觀書先生素不與議故澈之爲人—
曰歸情僞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未久有鄭汝立上變
事澈令郡邑廣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人莫知其所以也羅

州人五六輩蔘告鄭介清與罪人通狀澈客丁巖壽洪千璟等共為羅織及按問皆無情澈曰介清嘗著排節義論惑亂人心拷問之南方之俗好氣任狹以為高先生作東漢節義晉宋清談說以警俗澈以排節義啓上以激之也照律配慶源月餘先生沒後鄉人立祠祀之 孝宗時澈黨復用事白 上毁其祠南方人以推尊鄭氏陷縲絏者五十配去者二十禁錮者四百云

崔永慶字孝元号守愚南溟門人也官持平己丑罪死後贈大憲○曾從曹南冥遊事親孝以石槨葬親家在城中不事交遊清介絶俗牛溪一日委造扣門良久赤脚小婢出應俄而永慶出布衣草履寒色蕭然坐語無一点塵態牛溪歸語於

白仁傑曰見某歸忽覺淸風滿袖自是名播士林嘗與鄭
寒岡不相悅寒岡植梅百株名百梅軒一日崔訪鄭〻適
出他崔呼奴覓斧盡斫其梅而返其爲人如此孝行薦超
拜持平好危言激論上疏曰朋比成風紀綱日頹云〻其
友奇大鼎尚客氣議論偏頗崔信其說牛溪謂栗谷曰崔
孝元来則益時事乎栗谷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鼎
耳永慶學識不足只尚氣節故云然○汝立獄起憲府啓
永慶與逆賊交密鄭彥信書所謂孝元亦指此人請削奪
三啓不允先是至男招謀主吉三峯又賊黨言吉三峯爲
上将鄭八龍鄭汝立爲次遂尋吉三峯所在或云吉三峯

或云崔三峯名言年歲皃色大同小異永慶族鄭大成見
諸賊招曰宛然吾崔司畜叔氏之皃於是永慶爲三峰之
說傳播兩南湖南伯洪汝淳密啓吉三峯乃崔永慶云一
邊移文兵使梁士瑩則士瑩因許昕金晬之言先已逮崔
矣崔乃就鞫湖南人梁千頃亦上疏崔與賊通云云崔供
曰某年以後絶不相通 上乃下某年後汝立與崔約遊
頭流山書曰此書在何欺罔也又下一詩曰牛溪一夜風
生虎伀李根挽有髮僧此必永慶作何等語耶崔曰友人
李魯傳之偶置函中矣松江啓曰此詩乃昔年鍾樓柱匿
名書也永慶之不能詩國人所知永慶素尚氣節又以孝

行名恐無同參逆謀之理 上命放仍教曰身居林下自以為處士遂執朝柄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為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此乎天網恢恢渠固難逃云云弟餘慶以謗錄朝著間事送于永慶刑覈崔之文書中有李黃鍾書稱逆獄為士禍拿黃鍾刑死崔獄因此嚴重云〇憲府宋象賢張雲翼等請遠竄諫院李洽李尚吉具箴等請再鞫竟死獄中〇牛溪在坡山聞崔被拿致書松江曰崔孝悌清修豈與逆謀須力救云云牛溪聞崔出獄使子文濬往見崔曰吾單久交大義未絶思欲未死前一見而今不可望云云崔答曰余亦欲見若翁而死何可

得也仍自囊中出栗谷書曰此書未及作答而栗谷遽亡
云云盖聞松江救己之言而發也牛溪聞崔再繫死送米賻
喪與松江書曰聞崔死不勝傷嘆此人晩節放倒不能守
分然高亢之士既無情犯再牢而死其可以服人心乎可
惜○辛卯鄭松江因建儲議遠竄大諫洪汝淳啓吉三峰
崔永慶之說必鄭澈喉舌千頃等做出拿千頃等嚴刑誣
服死○甲午柳㥠誣松江搆殺永慶鄭經世金宇顒請奪
松江官爵贈永慶大憲○壬寅鄭仁弘爲大憲請削牛溪
仁弘門客朴惺文景虎等疏誣牛溪搆殺永慶云云事在
下辛卯甲午丁酉辛丑壬寅等年○許穆記言崔守愚事

曰初牛溪隱者與先生甚善沈義謙以外戚方貴用牛溪見待頗厚先生恥之遂絶時相國澈名位貴盛先生曰索性小人澈聞之恐及己丑獄起有告吉三峰者澈令其客造言以爲吉者慶也三峰別号也以此傳播陰令御史發崔永慶事以宗告三峰之語御史吳億齡不從澈計沮乃使兩南監兵使啓上獄復起先生對獄案無三峰之号即釋之澈又令兩司請再鞫瘦死獄中後 上悔之追爵之深咎兩臣至謂亞渾毒澈云先生初得釋牛溪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而至此也先生曰吾見嫉於若父後再鞫有儒生金宗伩抵牛溪所乞解牛溪嘿然久之曰其人偏

僻亦言或自号三峯云宗儒退而咄咄曰守愚死矣相國澈
宗主獄而守愚弟子深咎牛溪以此故也白沙己丑錄載先生冤
事甚悉後其子孫聽用事言匿之有偽作己丑錄行於世云云○
辛丑吉雲節謀逆伏誅雲節即善山人直講晦之子也鄭汝立
姪蘊德愈己丑竄濟州至是雲節潛入濟州與德愈謀不軌牧
使趙儆拿送于京誅之日月錄曰己丑所謂吉三峰不得捕
今此雲節頭有三角兒名三峰云必是此人云矣○國朝寶鑑
曰天安私奴名吉三峰者勇猛絶倫為獷賊官軍襲捕輒逃
名聞國內汝立使涵斗等揚言於海西曰吉三峰三山兄弟領
神兵或入智理山或入鷄龍山又言鄭八龍神勇當為王不久

擧兵入云云八龍即汝立幼號不知者疑爲別様人
初己丑獄逆家搜書時益山倅金穎男及奉使人希時宰旨
出其手跡而火之故爲緩捕使賊避匿之說湖儒丁巖壽上
疏言之且極言李山海等護賊之狀及李邦直韓孝純柳成
龍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言愼南彥經李弘老洪
汝諄金弘徽之罪　上震怒下巖壽獄召李山海等慰諭之
時趙憲赦還于中路上疏斥時輩適有湖儒梁山璹疏亦斥
時輩且請召趙憲　上批曰此人等獨賓鄭澈可哂趙憲奸
鬼欲再踰摩天耶又傳曰趙憲前後之疏私奴宋翼弼所嗾
云況叛主逃躲尤爲駭愕捉囚窮推事言于刑曹○秋淵癸

甲録曰于居仁與郭嗣源相訟交河堰當居仁黄有慶之奴也居仁家探得一冊乃當初始訟時同謀分利人姓名録宰相朝士甚多嗣源立案有偽印迹而李珥致力訟官不敢決幾十年甲申工参鄭彦智啓嗣源奸猾牟利而其子健婿翁宋翰弼兄弟假名士流與搢紳名流交結藉爲勢恐動訟官云云傳曰交河堰當訟聞有士大夫預其間云憲府請罪郭健允之鄭澈避嫌啓翰弼嘗與一隊名流交遊於臣亦爲遠族相知已久頃日鄭彦智所謂與搢紳交結者此也今李裕仁等紹述彦智之論以憤嫉翰弼之心移怒郭健兼疑搢紳助奸爲勢云云 備忘記庶孽宋翰弼締交名士作爲三窟與

其婿郭健爲嗣源謀主非理好訟翰弼以奸慝漏網刑訊定罪事分付刑曹辛應時等以三窟之語避嫌院啓請勿治郭健宋翰弼之罪云云至是下此教

宋翼弼字雲長號龜峯祀連子也與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號爲八文章栗谷嘗入場對天道策有擧子來問者栗谷曰宋雲長高明博洽宜問之擧場奔波先生左酬右應愈叩愈不窮先生以古道自處雖公卿貴人旣與之友皆抗禮字而不官人多竊罵亦不以爲意也洪叅議慶臣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何與宋爲友吾見必辱之寧原笑曰爾辱宋某乎必不能也後見

先生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膝自屈也金壅少自負不肯下人一日邂逅先生于山寺撤其業日聽其言久不能去後成大勲身都將相曰吾之得至此親炙龜峯之力也趙重峯以為先生學邃經明足益父愆故成李兩賢皆作畏友徐孤青起謂學者曰爾欲見諸葛亮惟見龜峯也○栗谷被誣李延平貴欲為訟寃先生為草疏群憾益怒遂嗾安貞愍瑭子孫謂先生祖母本安氏婢欲還賤而滅其家李山海謂先生曰君之袂祟在栗谷隨衆訾毁則免先生曰雖死何忍安氏起訟先生知袂且不測與兄弟避仇山海與松江互相保納時山海附時輩結與援以固

寵先生作詩譏之至己丑冬因山海蜚語之入 上忽
下手刑曹曰私奴宋某蓄怨朝廷趙憲陳疏〇此人指嗾
捉因窮治先生遂自訖理與弟翰弼俱竄癸巳蒙宥盖貞愍
叔父監司寬厚有婢侍貞愍考司藝敦厚而生女是為先
生祖母生祀連屬天文學安氏子孫謂祀連之母非司藝
女卽前夫所生而未良云云 互見中宗朝辛巳安瑭獄 〇南溪集曰
祀連誣殺安相家雖孝子慈孫不能掩其愆者也世傳奠
祀連時會客頗盛及題主鵝溪以名筆在坐龜峰不囑鵝溪
而囑栗谷屢辭不獲已而書之栗谷初不料如是旣往而
不書則交道將不全不得已書之若龜峯之義則未知其

意將以是為孝乎豈非近誣乎云云金荷潭謂書龜峯母之主云豈南溪之誤聞乎〇浯溪記聞曰宋冨弼翼弼翰弼皆能文善談論與牛栗為忘形友栗谷為書其母之主冨弼嘗曰五禮儀申叔舟所做吾不取也文士某聞之曰宋祀連所做冨弼等反可取乎某坐是坎坷〇澤堂雜著曰龜峯天資透悟學者多從但家有世累不思蓋覆身居賤流過自尊大鵝溪位極人臣而每以短札曰汝受拜狀其於牛栗固以平交爾汝以此為世所憎及其竄配遭倭乱得放猶大言高談到處户屨皆滿竊意其人有奇才絶藝而其學乃靈明之空見非有窮行心得故其處身行事

如此○遲川集曰上變人宋匡裕之祖祀連上變安家慘遭
刑戮至今爲士林之痛况此匡裕所告辭連士流其所誣
援比其祖尤有甚云云匡裕仁祖己巳上變以誣告絞死
庚寅院啓擬汝立黃郝金堤望其時堂郎請幷罷正言黃慎
主論而其時銓堂李陽元李山海也初趙憲之疏斥山海也
吏判洪聖民以收敍憲特遞之黃慎疏救聖民　上特補
黃慎高山
○府啓李軫任忠監時製述多士乃出火炎崑岡之賦其中
知識者疑而不製逆獄方張之時此非可出之題隱然有不平
之意請罷職金應南已昏於李浩又卜妾於其門助成逆賊

之勢請遞差叅奉尹起莘周流兩西交結逆賊以爲詿誤一
世之訐請削黜　依啓起莘當按問因禁府○韓百謙啓叔
李震吉庇受刑一次韓俊謙啓薦震吉翰林削職柳宗智啓
與逆賊親厚被罪○上教曰領府事盧守愼甲申冬在政府
薦賢乃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無非奸賊之輩安有如
此大臣乎披閱其薦不覺髮竪及其變作後雖未及汲汲待
罪寂寥數月未聞有一言朝廷從公論處置翌日三公啓曰
盧守愼昏謬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而四朝旧臣命脉如綫
以示寬典兩司請削職　上只命罷職
盧守愼字寡悔号穌齋又号暗室桑村嵩後別提鴻子李

灘叟延慶之婿　中宗癸卯登科　明宗乙巳禍以吏郎謫珍島十九年、宣廟乙亥爲右相至領相謚文懿○成廟有士夫竄謫自官供給之例仍以成規公在謫中郡守困辱百端曰罪人安可玉食貿果給之月夜公使童奴吹笛守曰罪人安可樂因其奴及公大用其人坎坷○樂全謾錄曰穌齋謫珍島太守定一官婢未經人者貺之晝則執役夜則寢戶外令退去曰太守令也不敢退如是經一年雖寒暑不怠憐之許入戶內如是又一年猶不近之一日穌齋曰汝年已長可退去嫁夫曰服役三年情義已款不敢言退穌齋義之遂爲妾宥還挈來享富貴三十年生

一女郎坡妝許徽妾也○乙亥公從栗谷言白遣中黜孝元之後恐士類疑之對許曄自明識者笑之○公少有重名爲相無建白崔永慶曰盧相之唖可治腫人問其故曰未言前唖治腫極良蓋譏之也戊寅遞左相　上曰近來廉恥日喪何故也金誠一曰大臣不恥受賕盧避席謝曰臣有一族人適爲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一船裘臣不能却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引咎兩得之盧出而謝金曰古道復見於今日○辛巳公病免相公遇災無建白士類多非之松江製不允批答有曰自卿爰立人皆以爲至治可期式至于今蔑〻無聞此豈獨寡人之恥云〻

議者以為此批近於論劾○石潭日記曰盧守慎謂人曰李珥於經席上多言恐生事珥聞而笑曰我退則無言穌齋可無憂矣穌齋二十年遷謫之餘氣節消盡矣李山海問曰穌齋適相有關於時否曰穌齋譬如工匠之坐食雖無功亦無害若毀瓦畫墁者代之其害豈淺乎○澤堂集曰穌齋自少厲志祖述靜庵及在海中讀羅整庵困知記以為廣大精微不下程朱用其說改作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皆陸王意也自是為學者間雜禪學穿自穌齋啓之○自製墓銘曰先生海陽之盧氏守慎其名寡悔字有号桑村乃其宗奎衛台座生五龍曾諱敬長參奉卿王

考諱翊守贇成而補諱鴻別提相外祖自華李寔長正德
乙亥後孟夏既望未時膚髮下青馬日中兩舍升黑兔陽
月巍科登郎冬修撰春司書秋入騎省更直廬仁后在郎
半載强久忝正言天曹郎因山未就商山授赤羔昇平沃
州因握節四旦竊始安　當宁立召侍讀官特進直學及
叅賛蹔主薇院復主館次年祈養得西原政命方伯内哭
奔白羊達寅緯餘痎數月迭冒院府首再盛玉堂再副銓
尋承除旨掌銓權衆推韓陳遠接使慈擠循將館伴倫流
大方偈秉文柄水鷄翻衡議國政少樞還右黃虎迁金鉈
暮商秋重延謀卮珠貤僭踰多知止致仕懊間加病乞骸

骨非一二宣至喉舌揔三四虞憂惶痛辞七五忍爲生行
死返訃扶曳徒違麋鹿性作噩陟窮焉用領小事糊塗終
戓累大意分明信無愧某年某月某日逝某年某月某日
瘞歛手足形是飲全棄弑先立丘壟倫題四尺右曰暗室
尚從與欵殘夯荗廣陵老师女爲婦相城寡第子爲後有
孫醇恪克保持爰舉詩禮以付之百代祠堂不绝廬而今
而後吾免夫

庚寅十 宗系 誣錄先國功臣尹根壽等十九人先是大明
會典及祖訓載我 太祖爲李仁任之後連弑四王得國云
○太宗朝始知其誣卽具奏請改 帝允之及今聞會典改

纂累進使請黄廷彧得新會典載我國卞誣事來戊子俞泓至京
恳乞叩頭流血帝嘉之徑賜會典四到山海關主事馬維銘
贈詩曰國王恭帝命貢献獨虔誠曉騎隨秦驛宵縢度漢營
上林瞻檠鴈長樂聽啼鶯敢去無煩頌天朝自聖明　上迎
勑告廟次頒曰宗祊今始定莫謂是常誠　列祖功曾積諸臣
悃款營是治同大造歌竟及流鶯顧守區區志千秋戴聖明
至是丨尹根壽得全秩來命錄前後使功是冬玉堂剳論無
功濫錄首功淆錄盖指　中宗戊寅卞誣使李耔韓忠也領
相李山海議既已頒券有難變改李耔韓忠變呂贈職依功
臣例不祧依議施行　廷臣請上尊号　上謙讓逾年始許

之　大殿尊号正倫立極盛德弘烈　中殿章聖○光國功
臣洪純彦少時以譯官入京到通州謂主娼願見中原一色
娼引一丫鬟縞衣草草愁色滿面洪曰聞娼言是士族何爲
托身青樓女曰父母以浙江人仕京俱歿返葬無路非不知
倚市之可恥要得例贈爲需言訖涙湧洪慇然曰當費幾何曰
人言二百可運兩柩洪贈二百銀曰持此返葬好畝簪纓吾外
國象胥豈敢汚中華士族處女女下庭百拜謝後二十年洪
隨黃廷彧到皇城外望見朝陽門外彩幕連雲一人馳來問
朝鮮洪判事爲誰洪怪問之曰石侍郎夫人奉邀洪驚惶進
至帳外俯伏夫人曰吾蒙君高義返葬父母感結在心仍感

偪饋一行問曰君甚事洪具述始末夫人曰家翁今為禮部
侍郎當極力周旋果準事還夫人招洪坐黃金交椅酒罷贈
五色段各二十疋每疋刺繡報恩段三字曰此吾手織故以為衣資庶
報萬一洪伏地固辭故到鳳城見四人擡扛舁錦及夫人手
札來洪白使臣願做洪所居洞名報恩後訛称美墻壬辰石
尚書之功亦夫人之助云洪孫孝孫請社功臣官肅川府使
○辛卯二月以右相柳成龍為兼吏判以崔興源為吏判○三
月左相鄭澈陳建儲策　上怒免相○日月錄曰先是柳成龍
初拜右相見左相鄭澈曰後宮多　王子　國本未定責在
廟堂吾輩不可不力陳澈曰領相從之乎成龍曰吾兩人為

之則領相何不從乎瀓許之乃通議于領相李山海約會山海不至再約又不至後日往造瀓首請之　上震怒山海嘁啞退縮成龍亦終無二言副學李誠中大諫李海壽進曰此非瀓之言也臣等所共議也瀓由此大忤　上意罷相蓋聞時仁嬪金氏生信城君寵冠後宮其兄公諒與山海相交内受上旨而外煽鄭瀓故有前後退托之事云是時權韠有詩曰漢代丞相七香車轔轔夜入金張家○黃江問答曰先是牛溪沙溪松江同座松江曰汝立之黨多得於黃海金堤甚時擬汝立於黃海及金堤者不可無罪沙溪曰汝立盜名擬望例也不必罪之牛溪曰若爲都事縣令以資其勢則宗社之患

何如耶不可無罪也李希參自以爲西南間論而與三賢相
親者也聞其言直至山海家告之山海大懼時龜峯適至山
海曰長者欲殺我我當死矣盖山海擬汝立時銓長而長者指
牛溪也山海大啣牛溪及松江及山海爲領相西涯爲右相
松江爲左相時 宣廟無嗣而多王子朝臣之意屬於金淑
儀所出光海 上意在於金仁嬪所出信城山海謂柳相曰
今左相新登相位必有急務願右相問之以爲同啓如何柳
相見松江告山海之意松江曰建儲一事似爲急務如何柳
曰極是山海遂約同啓前二日山海密招仁嬪弟金公諒謂
曰今新政丞欲請立光海爲世子而欲除去仁嬪云汝圖否

公諱卽入告仁嬪〻〻泣訴曰願救死 上怪問之仁嬪曰新
政丞立光海爲世子欲殺小人及一族云 上曰萬無其事
矣明日山海稱腹疾不來松江與柳相入松江首言建儲 上旣
聞仁嬪言方疑惑之際遽聞此議大怒曰今吾猶在請建儲
欲何爲乎天威震疊松江出待罪柳相不敢出一言而退此山
海除去松江之巧術也時西人一隊知公諱事兵判尹梧陰
以公諱隷府下欲以罪誅之山海知其意以語公諱〻〻懼白
仁嬪〻〻訴 上〻雖怒無赦策乃逆駙馬於梧陰之孫尹新
之爲仁嬪婿使其祖不忍殺公諱也山海憾松江又有一事
時有宴會滿朝皆赴山海有故不赴作詩送之年月下書鵝

翁松江見之曰此大監今日直出自家聲山海聞之大慽云○閏三月因
府啓前右相鄭澈罷職仍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于廟堂昭示罪名今
此鄭澈罷職依古事榜示朝堂六月府啓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請罷
職依啓於是大憲李元翼大諫洪汝諄合啓鄭澈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
交相朋比教儒生上疏名卿士類并騈逆賊欲殄滅異己之人請并遠竄
從之又啓贊成尹根壽判府事洪聖民牧使李海壽張雲翼黨附鄭
澈請門黜從之又啓兵判黄廷彧承旨黄赫柳根戶判尹斗壽監
司李山甫司成李洽正郎任鉉金權縣監黄慎具宬等偏附
儒人 請并罷 上以爲廷彧赫父子貪濁風聞未必盡信斗
壽寬厚有才根壽文學可惜不允後依啓又連啓斗壽竄赫

削奪門黜 ○ 兩司又啓監司李誠中往來鄭澈門下舍人禹
性傳黨護鄭澈請罷 ○ 日月錄曰誠中性傳俱是南人而
渾入此中或疑南北之分張亦判於此際耶 ○ 請罷丁岩壽
拿鞫時論救臺諫允之其時臺諫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
持平申磼大諫李增大憲崔滉司諫李億齡獻納白惟咸俞
大進正言姜燦李洽 傳曰鄭澈賦性狡猾到配交通雜人
嚴加圍籬可也 押去都事李台壽馳啓鄭澈病不得趲程
傳曰押去罪人任意緩行拿鞫遣他都事押去 ○ 九月大諫
洪汝淳啓崔永慶爲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嗾梁千頃兄
弟及姜海使之做出也請拿問千頃〻〻被訊其妻從兄奇孝

曾教千頃曰引鄭澈汝可生矣千頃遂誣引鄭澈乃減死決杖死於杖下姜海誣服衣冠疏自明冤枉○日月録曰時人咸構鄭澈先擧柳拱辰等既得罪則上心可知故遂合謀論啓鄭澈廣植私黨擅弄國倜且與宋翰弼兄弟結爲心腹接置其家而及其下教捕捉猶且匿置刼制訟官必欲敗決又曰丁岩壽等陳疏非多士所爲澈門一二客承其指嗾以成其謀云云　上荅曰鄭澈他餘罪姑勿論唯其陰嗾湖南之士掃盡一代名卿士大夫之異己者悉驅之於逆黨唯此一事其心之慘毒鏌鎁爲下云云大憲李元翼等既罪鄭澈白惟咸等乃肆發黨論尹根壽以下諸人一并啓竄忠如趙憲

者不能容身於未死之前賢如尹斗壽洪聖民輩乃排擯而
力行黨論不以為怪他人何足道哉李文忠中興名相猶不
能免身為憲長甘心起事蓋王拱辰若無晩來蓋愆當初網
打之謗難以贖矣又曰島夷恐喝朝暮大禍愚智所知而柔
土戎虞未有所聞而日夜汲ゝ不出於黨同伐異清談陸沉
之罪何可揜責於弟甫○荷潭錄曰　宣廟辛卯李山海主
論鄭澈罪使金睟議于禹性傳ゝゝ執不可洪汝諄劾性傳南
北之論始歧李山海李爾瞻輩北也柳成龍禹性傳輩南也
○壬辰倭大擧入寇 詳見下 五月　上去邠駐開城府慰諭人民
ゝ有請召鄭政丞者上即命召澈赴行在盡釋黨人○臺諫

以領相柳成龍主和請罷從之　上駐平壤臺諫論李山海
金公諒等罪山海竄又請斬公諒答曰國可亡無罪之人不可殺
也累啓乃允時公諒已避乱于江原道尋之不得乱定不復
問乙六月世子駐伊川前參判成渾赴召到伊川世子以便
宜拜渾檢察使　上召渾〻九月自分朝入覲　行在命以
為右參贊渾上劄辭職　答曰聞渾到此良用嘉悅國家將
賴卿恢復今此陞秩既美勿辭時大臣啓善人天地之紀請
加廮擢故有是命大臣尹斗壽也　日月錄曰後斗壽啓罪
以此云乙九月鄭澈為都体察使自行朝發向京湖〇十一
月以成渾為大司憲渾上時務九条〇十二月臺諫請罷害

國三人竄洪汝淳李弘老宋言愼　荅曰此何時而爲此論
乎此等人之罪予所未知也但頻言鄭澈之奸矣毋煩啓　荅
曰昔攻李珥者予未嘗一言斥之今如是無乃設一穽而陷
人乎諺曰鯨戰鰕死此之謂也然而所論如此依允又下備
忘曰昨日飲酒荅兩司批意與言異此人等頻劾鄭澈以爲
奸云耳○全羅監司金睟狀啓体察使鄭澈命臣防湖南盜
勤王則　命將上去而臣乃自將上來水原軍情以体察使之
言爲喜逃去者千餘人　上震怒曰鄭澈不念國家同知柳
永吉啓曰鄭澈酗酒迷罔尹斗壽才非恢復云云左相尹斗
壽出待罪○日月錄曰鄭澈之言雖誤前非傳令則因體察一言

軍之逃散似不至千餘謗或有之既不從則又非陳狀起釁之事永吉者未知何狀鬼魅而俛窺人影必欲含沙未知使永吉自當則能卞兩相事否

癸巳三月上自龍灣還御永柔成渾病未遑駕迴至待罪荅曰卿乃義矣將國之恢復可期一時道路事何妨焉十月

大駕還都時渾病未隨 駕甲午二月始入見 上教曰當初變出蒼黃 車駕過鄉廬舍之前卿不來問自知罪重欲死不得今卿來詣不勝感激流涕云云 渾上疏自劾 上又教曰國事至此卿宜姑恕予罪規劃邊務尚蒙卿之力掃蕩此賊予敢不報卿之德 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有感於冥

寘不勝涕泣之至渾又上疏不省初渾所上時務十餘事不踏啓字下
備局施行 傳曰成渾所献貿易之責勿施蓋変初牛溪方被黨
目義不敢輕進俄而遽去邠 上到臨津問成渾家此去幾何李
弘老誣指近岸小庄曰此渾舍也當此時渠豈肯来渾舍蓋拒官路
二十里也 駕駐義州時弘老聞牛溪到 世子召言於 上曰渾負
重望已故於世子事無可為矣及聞牛溪到行朝又曰渾之來為世
子畜内禅也 上既屢聞其談故至是有此教
甲午夏四月顧揔替養謙移咨我国姑請講和事奏聞朝議持難
忠監李廷馣狀請從顧咨時議大斥至請置極典時成渾以左
叅賛與柳成龍同為入侍與成龍陳其可奏之意且力救廷

龜　上震怒渾不能畢其說而退罷朝　上有詩曰一死吾
亨忠孤和碩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感三軍仍　傳曰允今
朝廷處置皆為渾邪說所誤令榜示朝堂渾上疏待罪又上
疏自劾略曰臣聞李廷龜守城事每以伏節死義許之雖今
書狀可駭其誠可取至於奏聞之論則東征將士不肯力戰
乃倡和事謾言賊敗去年奏請中發其欺妄之寔乃致怒於
我曰以恩報德又曰吾怕甭國殺了我臣謂今日所仰賴者
天朝耳天下事皆出於將相大臣今之怒我如此將何以善
其後平頓侍郎手握大柄高下在心將欲攄憤於我誠易為
力是以欲據依此咨以奏曰天兵既不再舉分間大臣將欲

受降而退賊小邦何敢沮止爭惟領終始極濟云々則在我
復讐大義無所撓害將相大臣亦無所攖拂矣臣之本心唯
此而已云々○渾又欲再疏惶懼不果退歸田里○日月錄曰
臺諫金宇顒等相繼請治渾罪時李爾瞻等與柳成龍角立
爾瞻倡言主和者成龍而反以成渾爲主和眞奸邪也由是時
人不敢恣意攻渾又曰李廷龜指目與成有異而極力相救
蓋可其前功也卒以是爲群猜所陷則君子用心固如是矣
彼狮何心以崔永慶事詆誣罔極耶○六月有前縣監權愉
者疏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澈終致其死問林下士爲誰對
以永慶於是金宇顒鄭經世等論鄭澈搆殺永慶陽救陰擠

云〻鄭曄尹昉申欽李時發李慶涵辛慶晉李睟光朴東說立異時
鄭澈以体察使已卒矣遂追奪官爵時澈長子宗溟持
服進疏訟冤不省○破寂錄曰時事大変鄭琢金應南相繼
入相
乙未大司憲金宇顒疏請治和事之罪○破寂錄曰鄭琢請
放李山海從之未久臺諫論遞琢人謂請放山海之故柳成
龍之意云南北之寃寃似尤甚李元翼代琢爲右相南以恭
金藎國等欲通李慶全淸望吏郎鄭經世執不許慶全山海
子也
丁酉夏四月崔喜男洪奉先南以俊尹泓柳潚等疏言李潑

白惟讓之寃死皆鄭澈白惟咸誣搆云云 答曰甫言誤矣
○前正郎朴惺疏詆李珥成渾曰渾與珥締結爲奸黨之魁
崔永慶初不知渾心術及悟其奸遂絶交焉渾誣置死地其
指嗾者成渾也搆陷者鄭澈也云云 惺乃仁弘門徒也
戊戌秋七月領相柳成龍被劾罷以李山海代之初上以下
楊經理誣事議遣大臣特命成龍〻〻辭以母老又有待大臣
不可斗維馬縶等語仍白右相李元翼欲自往云 上遂遣
李元翼而薄柳成龍持平李爾瞻首劾成龍尹泓李洢等相
繼投疏成龍遂罷○十一月削前領相柳成龍爵臺諫論其
首倡和議之罪也○日月錄曰盖鄭仁弘與成龍有隙令其

徒文弘道論之以秦檜盧杞爲比且有董卓郿塢等語南以
恭疏曰當鄭澈肆毒之日禹性傳李誠中以成龍腹心諂附
奸澈流害搢紳無非成龍陰嗾也成龍憤兩人被劾遂與士
類異焉致令朝著不靖南北之說又作於世此實成龍作俑
也倭賊之讐不共戴天首倡和議與沈惟敬相爲表裡此非
但我國之罪人也實天下之罪人也云〻 右相李恒福疏曰今
旣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剗當及臣身云〻
己亥夏六月命還柳成龍職牒三司爭之 答曰以主和二
字執言至此成龍於秦檜〻〻專妻子潛來主和議殺岳飛今
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蓋其憫宗社之將亡天朝旣令

許和故權執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矣此皆右相之罪人也盜賊豈與我爲訾大小臣僚皆以爲不可和渾執己見倡和議則誠有罪矣是時許款之議制在中朝非我國所能爲也設以爲罪成龍爲首廷龜次之成渾又其次也〇日月錄曰蓋　上於成龍分疏若此狮敀罪於成渾下嚴教然後人皆知和議非渾之罪而　上怒寀出於譏惆故前後攻渾之徒構誣無所不至而未嘗言及和事者〇破寂錄曰己亥南以恭金藎國劾洪汝諄又分大小北主南金者爲小北主李山海者爲大北

庚子時領相李元翼適復以李山海為領相◯破寂録曰李
元翼筵論柳成龍事且言任國老不可用云云國老山海黨
也崔鉄堅劾元翼祢之山海復為領相洪汝淳為兵判争權
相攻主洪者謂之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李爾瞻論劾洪汝
淳劾百僚廷論不正　上西出之山海汝淳爾瞻廣全等削
奪官職西人滿朝

柳成龍字而見号西崖監司仲郢子官領相典文衡參先
國扈聖兩功謚文忠◯宣廟己巳以書扶朝京大學生數
百人来見柳問本朝名儒何人為宗耶相頽曰王陽明陳
白沙為宗柳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禅學之擾而者不如

薛文清一出於正也有吳京者喜曰公能發正論吾道之
幸也序班引僧道序於前柳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反居
彼後乎曰彼有官故也柳謂序班曰吾輩冠裳之人不可
立道釋後也序班言於鴻臚却二流置後庭中動色○甲
申拜禮判時擇駙馬無避同姓異貫蓋有屬意故也公曰
禮不娶同姓劉聰納劉殷女綱目書以犬羊雜糅唐昭宗
取李茂貞子迫於強臣也事遂寢○日月錄曰柳與李潑
有隙鄭汝立崔永慶鄭仁弘為潑羽翼李誠中金誠一李
德馨為柳羽翼後仁弘與柳為仇敵南北始分○己丑獄
柳名亦出於賊黨文書中柳上疏自劾　上曰卿心可質

白日特授吏判尋拜右相〇於于野談曰壬辰柳爲体察
有列邑移文事文即成付驛吏過三日復収其文將追改
驛吏持文而至詰曰爾何受書三日尚不領列邑對曰俗
談朝鮮公事三日小人知三日後復改故延至今矣柳曰
是言可以警世吾過矣〇嘗宿衛禁中　上進内竪見其
深夜端坐閲書　命煖酒賜之柳通計國内田結収米貢
物進上什物之價未久爲浮議所沮論者惜之乱後柳請
設訓錬都監教以鳥銃創刃之法一如浙法公初從退溪
先生曰此子天所生也自爲秀才以遠大自期留意經濟
治兵理財無不講究宣廟甚重之朝論角立毀者相軋不

得有爲厶石潭日記曰柳有才識善敷奏但不能一心奉公
有傾瞻利害之意君子以是短之厶象村彙言曰壬辰癸
巳間書旁午西崖口呼成文迅如風雨燦然成章眞奇才
也漢陰白沙其亞也朝廷録扈謹白沙首擧公名此尤不
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鄙塢之誣耳指文弘道啓辭也壬辰初
玄蘓書來有同犯上國語大憲尹斗壽言不可不具奏柳
以爲東虜恐動之言不可遽奏　上令奏聞後西崖懲毖
録以自家挿啓奏聞幸得天朝之力云完平常言西崖記
壬辰事允諸善歸之己以掠美云厶青野謾輯曰西崖才氣
足謂間世人物其集中記丁酉事全沒楊經理毋造之功

何也素沙之捷進人耳目而猶欲私慝而沒之其心之不
公如此〻所以有流俗之譏也○晦隱集曰完平可欺而
不忍欺西崖欲欺而不可欺也○浯溪記聞曰西崖久為
三公清貧如寒士為政公明人不敢干以私卒為奸人所
讒放安東田庄家食十載而卒○祀屏山書院又附廬江
退溪廟有集十卷愼終錄永慕錄懲毖錄觀化錄
李山海字汝受号鵝溪府使之蕃子土亭之菡侄領樞李
甸玄孫也官領相○四歲能讀書五六歲能作詩書屛簇
名振都下二十三登第　宣廟辛巳為吏判一循公道士
論翕然○丁亥李延平貴疏下栗谷誣詆龜峯草疏山海以

蜚語入之 上怒因治蓮峰竄之延平疏曰出入義謙之門
曉夕相逐者納款於東人倒戈攻之 上召問貴啓曰李
山海贈義謙詩有洛下春來重見札山谿夜黑慣相迎此
臣所爲曉夕相逐者也云云山海以吏判啓曰臣壬戌入
玉堂義謙癸亥爲玉堂同直久不曾追逐甚被疎忌臣曰
李珥非玉堂乃土堂也此則人所共聞也義謙爲湖伯求
別詩於臣且到臣家適暮遇義謙伺臣家洞後山路而迎
之又乘暮來見赴湖後追索別詩臣以一詩荅之云云○
石潭日記曰吾友汝受不久必作政丞人問其故曰我國
政丞必醇謹無才氣無猷爲而扶清名者居之○己丑逆

獄丁岩壽梁山琦趙冕疏斥山海護賊○辛卯松江陳達
儲策　上震怒鵝溪欲論松江罪而性傅以爲不可南北
之論始歧焉至己亥與南以恭金藎國又分爲大小北○
涪溪記聞曰鵝溪既登台司生患失之心奴事仁嬪弟公諒
以固寵遂得罪清議壬辰竄平海復求入相西崖當國沮
之鵝溪恐入骨髓與其黨謀至戊戌逐西崖而代之濁亂
朝廷　上覺之命出十年不召又曰壬辰鵝溪倡西幸誤
駕至松都　命竄之黃愼撰敎曰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
首可懸諂諛因寵罷因難赦而以西幸爲罪棄彼豈服哉
○荷潭錄曰庚子山海與汝淳爭權　上兩出之山海甬

瞻遂有疑貳之心乃密托於先海爲後日逞憾之計又結
鄭仁弘進於先海爲山林外援終成廢大妃之計○東平
尉聞見錄曰山海爾瞻見忤於 宣廟蓄惡非一朝一夕
揣 宣廟寢疾將不興山海俛柳希奮兄希聃家日夜與
希奮謀爾瞻鄭造李惺爲外援往來嶺南唆仁弘疏論柳
永慶謀危東宮 宣廟大怒竄仁弘爾瞻等俄而 宣廟
昇遐事乃大變
辛丑春三月生員文景虎疏曰崔永慶爲權奸鄭澈所陷瘐
死澈不足論而渾之罪重矣永慶聞渾與沈義謙爲心腹遂
絕與渾之欲肆毒於永慶者久矣及己丑變出則渾與澈乘

成搆陷之計毒厳之罪薄施貶削至渾之罪尚保名位至於
門生徒黨忝據要津又曰壬辰之變 大駕過門偃然閉門
不出其遺君負國之罪此亦極矣云云 厶日月錄曰鄭仁弘
欲搆成渾未得計嘗著崔永慶行狀張皇誣飾傳播於世丁
酉使其黨朴惺疏詆之至辛丑李德馨遣李貴往嶺南治軍
務貴以仁弘居鄉豪強頗加裁抑仁弘怨使門客景虎上疏
云此疏至十二月踰啓字而下大司憲黃愼避嫌景甫敢肆
誣罔欲試傾軋之計云云 執義李成祿掌令趙翊持平閔有
慶啓成渾之於永慶獄終始救解人所共知云云 答曰成
渾之爲人心跡敗露不足責也黃愼阿其所好朝廷之上是

非妄在獻納李軫賓正言李卿雲金止男啓景席做出不根之說歸罪於成渾又欲波及於門生云云 ○備忘記年前南人朴惺者疏陳成渾陰殺崔永慶之狀南中有此設論今日南儒之疏非始爲之言也 ○副學申欽校理崔尚重修撰洪遵啓景席之疏蓋循於陝川高靈之間也朴惺家其一派而淳設肆行假托公論擠陷士類前後一轍云云 ○大憲奇自獻啓人之以成渾爲殺崔永慶者以成渾負一世重望其言如行而一不陳疏救之故疑其心而乃有此言如春秋誅意之法也憲府處置甚慎之辭曰三峯之說初出賊招閭巷喧傳遂以三峯爲永慶別号云當初賊招所出乃古三峯也非崔三

峯也今乃直曰崔三峯而永慶之死有所疑似當死之意也
且曰拿鞫者出於兩南監兵使之狀啓云是案其時造言自
唱自和而宣其時狀啓之罪哉且曰　下天網恢恢渠固難
逃之教云有若永慶之罪由於　上教而非其時用事者之
所為而殺士之事欲令君父而當之云云　答曰崔永慶事
其時梁千頃等進告矣○日月錄曰奇自獻本假西人之名
其妻宗室女　宣廟至親也因緣內通　宣廟以其才局頗
訪時事自獻於此時請以沈喜壽為吏判先欵喜壽約令助己喜壽當銓
一從西人言故辛丑進用盖由於此一日自獻稱受密旨到具宬家設事密旨
盖動搖國儲也具宬以告黃愼愼大言曰此豈人臣所可為若

留此人於朝著則吾寧不免為黨累時愼在銓後政出自獻
自獻大怒反以搆陷極其慘故　上心固已動矣至是肆意
終成罔打之計云云持平尹義立啓論渾之罪曰以搆殺人
所不服責以不救渾亦無辭云云日月錄曰當時群小初
搆以和事自　上下其不然到今則搆殺處士為罪而猶曰不
救其死而日後漸加小人陷人之術蓋次第浸漬之耳永慶
之拿初不至論死成渾固無可救之事歸山之後永慶再鞫
而死則見亦山人寧有抗章言事之理哉
壬寅春正月兩司請追罪前日再鞫崔永慶時臺諫云云大憲
洪履祥執義李效元掌令尹義立持平柳希春金光睟等避

嫌啓首事之罪一出於鄭澈討罪之典已加於朽骨至於成
渾終無一言而救其不救之罪有不可辭而但以不救與搆
殺同科則渠亦不服故止請再鞫臺諫之罪今承 聖教緦
功不須察為教臣等不職之罪大矣云云 大諫鄭光績司諫
姜籤献納崔忠元正言李允澄等避嫌同 荅曰崔永慶亦
鄭澈素性小人澈之磨牙鼓吻狺然傍伺盖未嘗一日忘逞
獄起抵掌雀躍始為使其黨告之終為使其黨論之永慶之
死澈必置酒高會矣澈之恣行至此以成渾為之主也渾乃
澈之分身一澈雖已伏辜其無一澈乎舍其魁只論枝葉此
所謂網漏吞舟緦功是察也○削奪前日臺官李洽具宬李

尚吉官爵故大諫李海壽故司諫李廷立追削　上曰其時兩司
長官尹斗壽李海壽〻家邪毒蝮蛇其性殺永慶之論定是
其人所為其意言于兩司鄭光績啓請并削奪依啓○大司
諫權憘司諫鄭穀獻納崔忠元正言李光澄權泰一等執義
李效元掌令朴震元姜弘立持平宋錫慶等副學尹暾應教
朴而章姜籤等啓成渾官爵追奪事憘效元等連啓　答曰
公論如其依啓牛溪已於戊戌卒于家至是追削乃壬寅二
月也○春坡録小人之鑿空騁舌搆揑之條未有如其者發
原於仁弘反覆於自獻乃後洪履祥鄭光績等倡而鼓之至
於憘效元等出而竟成其計慘矣甚矣當初灣上奸人以傳

禪等語謗之於　上上心旣有慈母之惑則到今不明爲宣
敎勢所固矣而　聖心追究得此數語而益驗前謗而不疑
在下者豈不知前後被誣冤枉之由乎爲秉鬯之擧耶○領
相李恒福上箚欲救成渾箚末上淸州朴以儉者上疏繼景席
之說有曰成渾之門生尙保官爵鄭澈之腹心亦占台鉉云
云恒福乃遞以李德馨拜領相○日月錄曰恒福旣遞記崔
永慶獄事首末發明澈之心跡有曰當時惟韓益之大言當
初以鄭澈搆殺永慶已是艱難做得今乃以牛溪爲搆殺天
下寧有是事云云益之浚謙字也蓋恒福得西人之目則當
時受詆固其勢也而如韓浚謙之公論亦南人中絕無者也

猶惜其時之賢宰如李德馨李元翼等倘發一言則君上之回心必異於恒福而終以寃〻豈黨議之害乃使君子戮於白玉耶○時議以李恒福與鄭澈親厚方攻恒福右相尹承勳於榻前救恒福與鄭澈不至親厚云朴而章啓李恒福與鄭澈若非親厚則至於謫時以詩贈之乎其詩曰生涯薛宰外心事弼雲同云〻（弼雲即恒福別號也）憲府劾承勳欺罔君父沮抑清議大諫權憘司諫鄭穀等以爲承勳所失不過言語云〻承勳呈辭免〻日月録曰蓋承勳名南人故憘等救之北南自南北自北之時也〻竄前諫官李成祿趙翊閔有慶等削奪前大諫黄慎先是贈崔永慶大憲至是特贈崔餘慶广議除

文景廟松羅察訪餘慶永慶之弟也吏曹啓餘慶之子奉永慶祀者不堪飢餒相當職除授云云崔弘言除社稷參奉○湖南前參奉崔弘宇進士金佑成羅德潤等疏請伸寃鄭介清柳夢井李潑曹大中等

成渾字浩原号牛溪又自号默岩聽松之子官參贊壬辰追奪癸亥反正後伸雪贈議政謚文簡從祀文廟○年十七俱中進士初試病不赴覆試自此絕意科業專精學問○或謂先生嘗赴場排闥爲賓使擧子由之以入心恥之不復就云○栗谷曰若論見解吾差有一日之長操履篤實吾實不及○栗谷謂先生曰君今七承召命何不一謝

先生曰自古安有招病塞無能如我者乎栗谷曰昭烈諸葛為人物豈若使孔孟同時則安得為第一人乎今世人物眇然召命安得不下乎君乎○思庵聞牛溪入城喜曰吾王不亦為豪傑之主乎客〻結綱得牛翁來實時以為美談○畸翁漫筆曰栗谷牛溪及吾先子同會進士李希參家主家設酌石介以名娼與焉將行酒發歌牛溪遽起座上無敢挽止蓋以不聽淫聲為法云○辛巳以宗廟令力疾詣京 上遣醫賜藥先生在京不受祿 上別賜米豆轉拜執義寺正固辭而歸 上疏言時政 上曰予當省察但盡革國制而更張之難矣今注書大讀之三公六卿

或有假寐不聽者栗谷曰人間不可無如等議論只一讀
之亦爽快也〻癸未除吏議賜銀帶一圍及至三司論栗
谷也先生陳疏　　答曰疏辭激烈使奸邪破膽信乎君
子一言爲國輕重也特除吏叅時有一士見先生毀栗谷
先生徐曰吾與叔獻生當同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
是年還鄉李陽元作詩云歌罷紫芝成底事牛溪延士未
還山〻己丑先生辭職故鄉時汝立獄起先生疏曰汝立
十年前詣臣於坡州歲至三四講問至甲申而止云〻時
偉相煽蜚語禍機已迫先生辭故太學抗章請留不報自
是徵命不復下〻壬辰之変先生自念本起山野方被竄

曰國雖有忠義不可輕進乘輿若西幸當哭迎路左俄而巡決去邠西將官路抵家二十里馳至臨津　車駕已渡矣江津阻絕亂兵梗路痛哭而還避兵于峽中赴光海之召旋詣行在○魯西集曰時有倭釁沙溪曰旣有變先生何以處之先生曰吾本在山野非當仕有官者古人如江萬里輩曾不赴難吾亦竊擬於心云云仁弘劄曰王蠋萬里則死矣某亦死乎云云是不然吾君尚在國脉猶存又無燕將之逼元將之迫則援之以義其可死乎○李弘老誤誣事見上○甲午忠伯李廷馣啓以請從領洛和議朝議大攻先生與柳相成龍入對陳不可不峯請之意且救

廷譴　上震怒傳曰朝廷皆爲渾邪說所誤仍命榜示朝
堂先生無以自明屢上疏不省臺諫金宇顒等相繼請罪
○先生戊戌疾革曰得罪君父事未白死不瞑目○魯西
集曰許倭請和事軍門不務决勝唯事請封雖可恨而未
如何也我欲從則参涉和議爲非若不從則激惱將
相事勢誠急此當日廟謨同知似善也先生之意以爲和
由中國我無與焉請受降於天朝異乞憐於讐賊事理亦
非不可先生進對之意如斯而已○澤堂雜著曰牛溪奉
審諸陵目見不忍言狀則直欲滅死之不暇口不言和可
也章甫進言重被罪責可爲嘆惜○庚子仁弘使門客文

景虎疏論牛溪松江搆殺崔永慶削奪先生官爵○仁弘嘗著永慶行狀有曰永慶臨死謂尹光啓曰吾與成渾絶交被禍至此然則指吉三峯為永慶果不出於成渾手云云光啓未嘗有繫獄之事且與永慶至于今日無一面之分厥後仁弘曰到今聞之誤也當删改云云其後使其門客文景虎上疏匿光啓名而其言則全用之搆陷皆類此○

魯西集曰己丑之變群壬為栗谷門人所誣至欲罪告者而縱元惡及逆狀彰露群小自敗不創其誣賢黨惡之為自家禍根乃反疾視松江及先生欲先其黨惡之罪遂并與汝立而伸之以逆獄為士禍以松江為逞憾邪正互易

黑白變置矣 ○初汝立獄起先生謂秋浦曰汝聞崔三峯之說乎永慶孝友尚氣節但不學且不善處而已豈有從逆之理乎秋浦言于完豐曰此人負一道重望豈可以亂語罪之乎事得寢後因洪汝淳啓被拿死秋浦陳其獄曲折而適奇自獻代之啓曰黃慎以殺士之名歸之君父云 ○鄭仁弘誣以牛溪殺永慶又詐壬辰在家不陪 大駕云 上已不悦於松江一隊遂下奸渾盡黜之教安邦俊疏曰構陷牛溪松江杖君上之峻旨爲救身之邪謀者鄭仁弘洪汝淳李弘老奇自獻四賊是也蓋吳獄之後推案無存日生新語至有史官一人追書於毋前賛成鄭澈上

変告前修撰鄭汝立死之賊以己丑逆獄為偽人心巧險
至此　上意安得不疑哉○牛溪松江事前後伸救被黜
人李恒福尹斗壽李海壽黃愼李洽具宬李尚吉尹民逸
申欽崔尚重趙希輔呂祐吉等也前後論啓人柳成龍金
宇顒鄭仁弘奇自獻洪履祥柳希春尹義立李效元朴震
元姜弘立宋錫慶尹暾李甫瞻柳潚洪奉先崔喜男朴楗
權憘鄭殼崔忠元李允隆權縶一朴而章姜籤等也儒士
則文弘道朴惺文景虎李德亨皆仁弘門客也○青野漫
輯曰己丑汝立獄後松江營誣溢世并及於牛溪〻子洽
浪文濬與晩退申應榘諸人依違仁弘以緩牛溪之袂專

敀東人之懲於松江滄浪於角瞻時遇仁弘門徒曹次石於路下馬問先生安否先生即指仁弘也金文元移書於滄浪及申公責之魯西集白坡門急於伸寃而語涉松江處則不敢盡言者未免苟且之失海平諸長之論以為不能并伸松江則不如不為而待後也是則然矣第以坡門所執在間事不能逆覩癸亥之日則汲汲伸寃亦不可得已也不當歸之怵祆變態也市南之論亦如是焉又曰是時黨祆方深欲伸松江則將并與牛溪而不得伸矣故坡門之議亦勢之使然也秋浦屢疏請伸師寃且屬於李公德馨曰牛溪之寃相公不伸則他何望乎云云稱角瞻

实難調柔故秋浦及韓士仰諸以俯仰而已若謂歷數松江之失迎合甯瞻云則非其实也又曰癸亥反正牛溪則三月之內卽伸松江則甲子秋始伸然爲一完平所持難猶如此則庚戌之不得并伸從可知矣又曰鄭畸翁於坡门則惡之至滄浪秋灘表終不一哭尤庵與芝村書曰畸庵鄭弘溟有惡坡门之長書鄭曼叔哀八集中美村極力刪去愼齋大責曼叔曰尊叔集可碎板也西溪集曰尹吉甫李草廬嘗同宿吉甫忽曰沙溪之门無鄭弘溟則道盖尊草廬弟惟謙應聲曰牛溪之门無成文濬則道益寡吉甫批惟謙頰極猛曰濫矣草廬失色惟謙若將相報尤齋解

之曰吉甫醉矣不須較也魯西集曰畸翁諸輩論坡門極以為駭若非坡講之勘於愼老之座則殆難收拾矣春臺嘗謂宣擧曰連山之論比前大衰君之功也余謂愼老衛鑑公平詹於坡講參諸癸甲錄即解前疑兩家之大幸也

○趙浦渚疏曰兩臣賢否不難知也陷李珥者汝立也陷成渾者仁弘也兩臣門人著名者趙憲金長生吳允諴李貴黃愼等其他行已有法修身潔行者亦自不少柳稷之言祖述汝立仁弘之餘論也以嶺南一道言之初則同然其後公論頗行稍有開悟者蓋鄭逑則謂兩臣為儒賢張顯光則尊慕無間鄭經世初則隨其土俗不免輕侮之其

後覺悟常尊稱之以此觀之其中有賢名者皆尒此兩匡也特其迷溺之甚者猶未變也○定齋集曰醜正之徒自有門户獨恠夫此輩之所嘗推尒名儒碩輔若鄭逑張顯光李德馨李晬光之尊信兩賢班班可考而并掩而不舉唯應溉翁仁弘甫瞻之説則固執篤守甘為其沙門善神而不辭是其天賦獨無羞惡一端耶○愚伏末年悔悟曰吾見吳汝益 允謙 鄭時悔 曄 而知牛栗之不可毀也李效元在臺閣隨人論成文簡末年大悔遂為定論君子多其心公而勇於徙義也○景廟辛卯嶺儒朴萬源疏金弘錫輩附於尹宣舉父子而醜辱宋時烈令推上一層以為宋

時烈詆侮宣擧外祖先正臣成渾云云先正李珥與成渾道義相許況時烈以李珥之嫡傳而侵斥李珥同德之賢乎弘錫單以爲詆侮云者不過曰差殊觀若是班誠有間數三句語此本非訾毁之言亦非時烈之言乃其師文元公金長生及文敬公金集之言也宋時烈誦其師說而已至於壬辰和議成渾不幸當之此出權宜成渾亦未嘗以第一義自處形於文字於此致疑何害於尊尚之道而近似於誣毁耶弘錫只欲爲宣擧父子驅宋時烈於怒孫辱祖之地云云文濬則乃其賢門累子士流擯人也媢譽賊臣立身已敗其親洽次石諂附仁弘之狀金長生之詳錄

金尚憲之所親傳也云々

鄭澈字季涵號松江金河西門人領相寅城府院君謚文

請　宣廟甲午追奪　仁祖甲子伸雪○公伯姊爲　仁

宗貴人公幼出入東宮　明宗爲大君仍與遊情篤及公

登第爲臺諫景陽君以罪繫獄　明廟囑曰吾兄將死請

寬之公竟不奉旨○五山小說曰松江爲吏部郎中鄭公

芝衍爲員外其後辛巳鄭公位鼎軸松江贈詩曰座中豈

識今丞相醉後猶記旧佐郎鄭公爲相松江按節湖南辭

於鄭公曰南徼戎事方殷某以白面書生豈其任也鄭公

曰議者以死節許令公以令公當節何往不可松江笑曰

功名富貴相公爲之獨以昔節委一鄭甚〻何以堪之時稱名言。癸未三司之劾栗谷思庵也公啓竄應溉等三人極言栗谷道學忠孝時輩遂劾公　上曰鄭澈舌直故見憎於人其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名所謂鶻班之鷙殿上之虎也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甲申拜大憲請敍應溉等　上曰此輩爭亂朝廷在法固赦此言幸以出於卿口予姑容之。公爲全伯重峯時爲都事與李潑金宇顒遊始信毀公之説即移疾將去公介於牛栗兩先生顧與同事既而交義日密重峯曰吾始不明幾失公矣。丙戌重峯伸松江疏曰潑於澈宜執弟子禮而乃凌澈〻有長鬚

潑秉醉戲拔澈郎有詩曰數介長鬚君拉去老夫風采便蕭條厥後對飯潑有悖慢語澈唾潑之面而起云云已丑獄起時有飛語廷臣内應云與汝立親厚人無不惴惴公入城箚言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惡而已天下安有兩汝立乎李貴謂辛慶晋吳允謙鄭曄曰逆賊出於東人治獄一事自上委西人西人中位望高重者只有松江松江雖有清名雅操力量不足不能鎮定浮議則此西人無窮之禍遂往謂松江曰汝立背亡師附時議西人常懷憤今為逆西人雀躍東人喪胆設令公処事十分無欠自東人觀必不滿意公知此乎松江曰君言正如吾意未哉

松江代彥信爲右相仍爲委官獄事蔓延不能鎮定李貴
極言時事乖張松江棹頭曰君之前言極是此輩非吾所
能鎮定嗟嘆久之○辛卯公爲李山海所欺陳建儲策
上震怒罷相臺啓遠竄儒生安德仁尹宖等疏詆公誤國
上問何事爲誤國對曰沉于酒色　上曰酒色豈爲誤國
乎卽命出去○壬辰去邠　上駐松都父老請召用公
上卽命赴行在癸巳以謝狀復三京赴京回以体察使卒
於湖南○公初自謫赴召隨駕定州坐賓廳有宰相連姻
宫禁者在座掖庭人自内致酒食其宰讓以與公公曰此
乃公等所當喫大臣不可與卽起避雖平日不悅公者莫

不吐舌○甲午因權愉疏金宇顒鄭經世等論鄭澈搆殺
崔永慶陽救陰擠云云鄭曄尹昉申欽李晬光朴東說辛
慶晉李時發等立異引嫌避遞追奪公官爵○魯西集曰
松江嫉惡如讐乃素性也及當己丑獄乘醉放言有若狀
意者然永慶癸未以後嘗曰朴淳鄭澈鼻亦然後事乃可
爲云云及鞫永慶時松江乘醉以手畫頭曰彼公欲斫吾
頭如此云云其入告救解之言人孰知而信之其救李潑
啓曰朝紳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天下豈有兩
汝立乎救白惟讓啓曰經幄出一汝立已是大變豈有兩
汝立乎救鄭彥信啓曰宋朝未嘗殺一大臣忠厚可尚救

崔永慶啓曰居家孝友嶺南士流推奬云云逮夫達儲之
議罪狀松江悉出 上旨自 上深怒松江而不得其宗自
下深惡松江而不得其辭乃執崔永慶為言是松江以達
儲獲罪而殺士為名也於是永慶之論大張洪汝淳欲免
渠容啓之責遂委三峯之説偁於千頃請拿嚴訊使之引
松江而後已童孺亦知其誣矣白沙集曰松江為委官余
為問郎松江曰余得救崔策與柳而見約同啓矣余見柳
極言崔冤不可不救柳曰如我者何敢救云云松翁則其
欲救解溢於色辭令以松翁構殺者已是艱難做説而乃
以牛翁為構殺者天下寧有是乎李延平為西崖居幕官

一日西崖曰松江殺崔永慶事甚冤延平曰小人其時在
牛溪門下松江大醉來牛溪迎謂曰大監受重任治獄事
奈何醉乎松江曰吾見小人故泥醉以洩憤耳鄭彥信賜
死四啓成龍諉托於我今此永慶渠稱已黨而欲偕救啓
則假病呈單其情狀如見肺肝云云西崖笑曰其時吾適
病矣○沙溪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也惡公者仁弘汝
立山海也欲知公盡觀於此白沙曰松江半醉時抵掌談
論望之若天上人豈俗子所能彷彿哉遲川曰吾未見松
江以白沙高眼欽服如此可想其風采也○公有一見乙
巳殞於杖下妹夫桂林君削髮爲僧而被誅沉冥之托蓋

出於阮籍之許也遇父母忌十月斷飲○爲閑東伯製閑
東别曲樂譜絶調也又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以寓憂時
戀君之懷又製將進酒○子宗溟弘溟起溟

附朋黨源委

宣廟朝有東西黨東人又分南北黨至　仁祖朝西人又有
老少之漸至　肅廟朝遂成老少黨○英庵沈義謙明
宗國舅沈鋼子也初李樑專權欲害尹斗壽等義謙承密旨劾
樑出之有扶護士林之功爲前輩所推許省庵金孝元郎書
南溟門人也未第時與尹元衡壻李肇敏相親時義謙以銓
郎因公往元衡家見書室有孝元寢具心鄙之及孝元登第

而有時望年少一隊翕然宗之義謙抵孝元銓薦孝元斥義
謙以戚屬沈居壯義洞金居駝駱峯扶沈者謂之西扶金者
謂之東松江鄭澈思庵朴淳黃岡金繼輝栢潭具鳳齡梧陰
尹斗壽月汀尹根壽藥圃李海壽青蓮李後白拙翁洪聖民
白麓辛應時西村張雲翼果齋尹暹西垌柳根芝川黃廷彧
白沙李恒福等即西也草堂許曄東岡金宇顒鵝溪李山海
蘇齋盧守慎西崖柳成龍鶴峯金誠一東巖李潑坡谷李誠
中丹崖李敬中德溪吳健梧里李元翼漢陰李德馨藥圃鄭
琢北渚金瑬松窩李塈淵岩禹性傳斗岩金應南雪壑南以
恭夢隱崔鐵堅晴峯尹承勳恒齋鄭宗榮承旨姜緒守愚崔

永慶及洪汝淳仁弘汝立等即東也栗谷李珥欲調劑兩間言
于盧相守愼遂白兩出金沈補外許篈宋應漑朴謹元劾栗
谷時牛溪疏救栗谷 上優批應漑等竄已而栗谷卒牛溪
松江思菴俱去朝時西人常困於東朝象益潰裂時東人設
謀攻栗谷不已者汝立及柳永慶洪汝淳李潑等也己丑汝
立謀逆死李潑李洁辭連死鄭彥信鄭彥智竄死金宇顒竄
崔永慶庾死獄中時松江爲委官○辛卯松江爲李山海所
欺遂請建儲策忤 旨竄壬辰亂西狩召還松江李山海以
誤國竄柳成龍以主和罷○癸巳還都柳成龍還拜相鄭經
世金宇顒等論鄭澈誣以殺崔永慶之罪追奪官爵○甲午

牛溪以和事忤 旨退改丁酉鄭仁弘嗾朴惺疏詆成渾與
李珥為奸魁構殺崔永慶云云辛丑又嗾文景虎疏詆成渾
殺永慶遺君負國之罪極矣云云奇自獻洪履祥鄭光績權
憘李效元等啓追奪成渾官爵○青野謾輯曰李潑初與柳
成龍有隙柳一隊金誠一李誠中李德馨為羽翼潑一隊鄭
汝立崔永慶鄭仁弘為羽翼及至仁弘與成龍為仇敵始有
南北之分矣○荷潭錄曰 宣廟辛卯李山海主論鄭澈罪
金睟議于禹性傳性傳執不可洪汝淳劾性傳南北之論始岐
急者目為北李山海李爾瞻也緩者目為南柳成龍禹性傳
也壬辰山海汝淳竄西厓亦罷尹斗壽為相癸巳成龍還拜

相甲午金宇顒李墍奇自献論鄭澈殺崔永慶罪鄭曄申欽
李時發等訟不合引避遆時訟大發金應南鄭琢相継入相
乙未鄭琢請放山海從之臺論琢遆相人謂請放山海之故
而西崖之意云南北之惡尤甚李元翼為相南以恭金藎國
欲通李慶全清望鄭経世執不許戊戌卞丁應泰誣　上欲
送柳成龍〻託病李爾瞻欲劾之李憲國鄭弘翼等不從引
避　上遆憲國等而是爾瞻臺論削成龍己亥南以恭金藎
國等劾洪汝淳又分為大小北主山海者為大北主金南者
為小北蔡謙吉閔夢龍等劾金南罪庚子李元翼遂奏成龍
事且言不可用任國老〻山海黨也崔鐵堅劾元翼遆山海

復爲領相與洪汝淳爭權主洪者謂骨北主李者謂肉北爾
瞻劾洪　上兩黜之山海爾瞻汝淳慶全等削奪西人滿朝
山海爾瞻遂有疑貳之心密附光海引進鄭仁弘爲山林外
援辛丑仁弘使文景虎誣成渾殺崔永慶　上是之黃愼爭
下盡竄吏曹壬寅柳永慶爲吏判乃小北領袖也臺論成渾
追削權仁弘大憲俄拜柳永慶領相遂秉朝權厶日月録曰
沈金之時只有東西栗谷思菴之亡而西人嘗困於東人己
丑之變東人多死於逆壬辰之亂西人受困於東者皆伏義
討賊高敬命金千鎰宋象賢趙憲特其著者然而東人愈熾自
相攻擊己丑之前李山海主李潑而爲北柳成龍主禹性傳

而為南東号遂絶其後北人轉盛又自分黨爾瞻仁弘筠李
慶全金大來奇自獻洪汝淳為大北柳永慶金藎國南以恭
柳希奮朴承宗等為小北昏朝初永慶死而希奮專權故小
北之勢不衰然大北最強故各立門户又自分張李溟鄭昌
衍以救鄭蘊為中北又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之名蓋 宣
庙末年惡朝士之貪權更進迭退而小人之得志始於辛丑
壬寅間奇自獻鄭仁弘等及永慶秉權害甚於前永慶死而
弘瞻卒之於廢母而主亦隨亡所謂大北無餘自中北以下
諸黨或附小北或投西南今存者三色云 ○ 於于野談曰鵝
溪李山海遇南師古班荊坐語師古西指鞍峴東指駱峰曰他

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各散鞍者革而後
安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因時事之革而後興終必磨滅
云云具後西黨多失時沈義謙革因　恭憲王陟作時而大
盛鄭澈革因定鄭賊之變而興尹斗壽革因値播越之變而
興又有如千人因今　上初年而興東黨分而爲南北大小
骨肉之號其言皆驗矣○續雜錄曰萬曆壬午閭里謠曰亂
國者東人亡國者西人盖知東夷西戎憲之近見時事東人
爲北而亂國西人當國而辱國無乃是耶○仁祖反正後金
瑬務爲調劑策崔鳴吉東銓南以恭拜大憲玉堂論其不合
金瑬以年少名流爲朋黨而老西少西之說遂白　上怒貶

俞伯曾朴炡羅萬甲于外張谿谷以救三學士亦補外是為
西人歧為老少之漸乙遲川集曰　宣廟辛丑閒有尹西申
西之目　仁祖反正初有清西功西之目又己巳閒老西少
西之目少西謂朴炡羅萬甲俞伯曾權濤鄭弘溟姜碩期之
流也乙南溪記聞曰我朝朋黨之秋自　宣廟乙亥至光海
壬戌五十年為東人時自　仁祖癸亥至　顯宗癸丑五十
年為西人時其末之秋東人在於戊申之日以柳全陽永慶
心主永昌李爾瞻力扶東宮一立一落而成故其秋之極在
上而易國西人在於己丑之初以李完南孚源力主湖西金
潛谷堉心護漢西勢不相敵累世而後成故其秋之極在下

而易局○肅宗甲寅宋尤庵以己亥服制事被竄尹鑴許穆
輩進用南人滿朝庚申逆堅獄鑴等誅死南黨見黜尤庵放
還西人又進用己巳 坤殿遜位庚申獄翻案削勳金益勳李
師命杖殞尤庵及文谷金壽恒賜死權大運睦來善金德遠
爲三公南黨復熾甲戌 坤殿復位閔黯趙嗣基等誅死尤
庵復官爵辛巳 坤殿昇遐禧嬪賜死沈檀吳始復柳天命
等竄自是南人屛黜西人進用遂成老少黨○庚申金錫胄
錄勳金益勳李師命追錄辛酉監試空券告變所告南人十
三家也金錫胄使金煥偵探壬戌煥告許璽許瑛伏誅金益
勳兒虜塞啓全翊戴告柳命堅拿鞫無驗遂斬翊戴○黃江

問答曰庚申獄黑水軍謂鎬被士秋視清城猶豪貞也尹拯
是權諰婿以清城為秋魁及尤庵放還曰清城不無衛社之
功拯乃大驚遂叛尤庵時臺論方張請金益勳加律諸名士
貳於尤者皆附於尼遂為老少分岐矣右相金錫胄筵白
上敎曰東西分黨已成痼弊今自中又分黨趙持謙韓泰東
皆罷職吳道一朴泰維補外玄石朴世采疏斥金錫胄金又
劄下彼此轉激朝象不佳矣戊寅文岩鄭澔疏論尹明齋
上嚴批自是凡為宋之疏不為開納右尹者皆獎許之己丑
以尹明齋為右相乙未權遂庵尚夏以柳奎疏請去家禮源
流序文事上疏下之　上嚴批權尚夏罷職鄭澔遠竄大臣

金昌集李畬皆出城丙申命入明齋辛酉擬書覽後儒臣權
尚夏大臣金昌集李畬召還之 命去美村明齋先正之稱
收還贈謚建院之命致祭華陽祠△自肅宗庚申後西人歧
爲老少己巳南黨進甲戌南黨出西人復進少論當局至戊
寅 上稍用老論辛巳禧嬪賜死時老論當局奉 聖旨少
論主全恩之說至 景宗朝少論當局自辛壬以後黨伏轉
成忠逆案△景宗壬寅三月睦虎龍誣獄起聯劄大臣李頤
命金昌集李健命趙泰采賜死△美村明齋復官贈謚尤庵
祠院恩額并撤△英宗甲辰虎龍一鏡伏誅四大臣復官贈
謚建院盡宥爲尤庵被罪人還揭祠院恩額△戊申逆乱平

後一鏡追正大逆律弼夢弼顯等處斬李明誼柳徠杖斃○
乙亥逆志逆徽伏誅師尚就南鏡疏下諸賊并輝啇追施逆
律李光佐趙泰億崔錫恒并追奪○當宁丁酉致祭華陽院
追奪姜村明齋官爵尋還給
宣祖駐龍灣時有詩曰朝臣今日後寧復更西東　肅宗嘗
有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繼標榜老少轉橫拆
公道時論喪私心自係着須知殷鑑邇終始竭忠力甲戌用
左相朴世采議依大誥作教文以破朋黨之意布告中外
景宗初年校理趙文命疏曰今日國家受病朋黨是已此邊
豈皆君子彼邊豈皆小人又曰朋黨之狀賢邪顛倒若漢之

南北部宋之元祐熙豐是也惟今之黨不然陰陽黑白無甚分别舉一黨盡用未必皆賢舉一黨盡棄未必皆惡將不得已希用兩邊則范忠宣調停之論又未免苟且終莫如建極之道云云　英宗庚申釋負之教还收後頒教文略曰淫朋樹黨國勢綿綴箕疇蕩平寔所服膺廷臣那章聽予追追蕩觸紛拏視國萎靡獨憂社稷癏瘵憂嘆釋負初心彌堅鐵石慈懷孔臧教諭勤懇抑志奉承臨位有靦廷臣相勉咸曰改革建極立經永祐燕翼云云　大提學吳瑗製進丙子從太學生疏以宋文正時烈宋文正浚吉從祀文廟甲申特教曰予於文純公朴世采有曠世之感特舉從祀文廟之典